



西藏通訊

總第92期

西藏通訊二零一二年九月至十月號

བོད་གནས་གསར་འཛིན།

TIBET BULLETIN 2012



藏人行政中央紀念西藏民主日

བོད་རྒྱལ་ལོ་ ༡༩༩༩ རབ་བྱུང་རི་ཆེ་ཆུ་འབྲུག་སྟོན་དུག་ཆེ་བ། ན་རམ་ས་ལ།

<<西藏通訊>>雙月刊

二零一二年九、十月號(總第92期)目錄

說明:所有署名及轉載文章,不一定代表本刊的立場

1	編輯的話---	20	公安以20萬利誘提供自焚內幕
2	正義必將戰勝坦克：與達賴喇嘛會談記餘傑	20	西藏政府呼籲藏人停止自焚
4	西藏行見聞鬱從周	20	簡訊
6	死亡統計史伯嶺	21	司政洛桑森格：停止打壓，通過對話
9	UN人權官員促中國解決藏人不滿問題	22	國際為何在西藏問題上不敢得罪北京？馬丁
9	印藏人士聯手在藏印邊界樹立西藏國旗	23	頓珠旺青榮獲：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會第五屆 “推動中國進步獎” 特別獎
10	一個藝術天才的成長簡史廖亦武	25	旅遊威脅青藏高原TEIA
13	藏人自焚，誰之過？駱家輝籲北京重審西藏政策陸楊	26	達賴喇嘛尊者教導藏人要維護西藏傳統宗教文化
14	請關注注布頂鄉的命運朱瑞	26	美國務院證實駱家輝到訪阿壩地區
15	達賴喇嘛：希望全球信眾作21世紀的佛教徒	27	西藏『第二次特別大會』在印北達薩召开
16	唯色評說西藏（六則）	28	流亡團體出版境內藏人遭失蹤案例報告
		28	簡訊
		29	跑馬圈水到西藏---論西藏水電大開發王維洛

<<西藏通訊>>存放在中文網站西藏之頁 www.hhdl.org www.xizang-zhiye.org

發行:藏人行政中央外交與新聞部

編輯:桑杰嘉

助編:次仁娜姆、麥穎、貢保措、益西丹增

地址: Department of Information &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entral Tibetan Administration, Gangchen Kyishong, Dharamsala-176215 H.P., INDIA

電話:+91-1892-222510/222457

傳真:+91-1892-224957

E-mail:chinadesk@tibet.net

編輯的話---

9月2日是[西藏民主日]，是西藏曆史上一個非常重要的日子。

2012年，西藏民主之路在異國他鄉已艱難地走過了52個春秋。藏人行政中央和流亡藏人的各民間組織，每年都在這個特殊的日子，舉行各種紀念儀式。達賴喇嘛尊者和藏人行政中央的各部職員，以及僧俗民衆，都會參加這些慶祝[西藏民主日]的儀式。

中共入侵西藏，導致1959年3月西藏政教領袖達賴喇嘛尊者的流亡，接下來，大批藏人也跟隨流亡，因此，在達賴喇嘛尊者的推動下，于第二年，也就是1960年9月2日成立了西藏人民議會，標志著西藏民主制度的誕生。從此，9月2日，定為[西藏民主日]。

西藏民主制度的發展是非常獨特的，也就是，從民主制度的提倡、實施以及完全民主化，都是自上而下的--由達賴喇嘛尊者全力推行。52年的漫長的民主路，概括起來，有以下幾個階段：

1960年9月2日成立議會

1963年，通過《憲法》，並寫入有關限制達賴喇嘛權力的條款

1991年，通過《流亡藏人憲章》，並開始各部噶倫由議會選舉產生

1992年，西藏最高法院成立

2001年，噶倫赤巴（總理）直接由民衆選舉產生

2011年8月8日，政治權力移交民選政治領袖司政，西藏民主制度一步步走向完善。

民主路上沒有發生流血衝突，是和平中走向成熟。這在東方世界是開創。深受影響的不丹國，也開始了推行從上而下的民主體制，現已經越來越成熟並受到世界矚目。

一般來說，“流亡”與“民主”似乎很難聯系在一起，但是，西藏的民主體制就是在艱難的流亡中建立起來的，這在人類流亡史上，是一個奇蹟。

在今年的[西藏民主日]紀念儀式上，司政強調：“民主制度可以使藏人找到自由由于中國政府壓迫的道路，流亡藏人的民主實踐證明了佛教與民主並非相互排斥。”

藏人在流亡的53年裏，一方面拯救了中國共產黨入侵後，變得岌岌可危的西藏傳統文化，另一方面全力吸收了現代文明，包括民主、科學等，並擔負起建設流亡社區和爭取西藏重獲自由的重擔。

西藏民主體制吸收了西方民主的三權分離，又繼承了西藏自己的傳統特色，如，西藏人民議會的議員名額：西藏三區各10個，西藏佛教四大傳承各2名，西藏本教2名，還有美洲和歐洲各2名。

在[西藏民主日]紀念儀式上，噶廈和議會的講話中，非常關切西藏境內自焚抗議中國當局的事件，並再次呼籲改變對西藏的現行政策。

正義必將戰勝坦克： 與達賴喇嘛會談記

作者：餘傑

來源：觀察

當我應邀來到紐約曼哈頓一家中規格的酒店時，才發現大堂裏已坐滿等候與達賴喇嘛會面的嘉賓，有西方人，有華人，也有藏人。在等候的藏人當中，既有白髮蒼蒼、一看就是飽受苦難的老人，也有身穿豔麗的民族服裝、眼中充滿期待神情的美麗少女，甚至還有一名穿著美軍軍裝的年輕的藏族女孩。

我對藏族這個堅毅而韌性的民族充滿敬意，也對中共佔領西藏以來對藏人犯下的滔天罪行深懷愧疚——對於中共在西藏屠殺的歷史和藏人以自焚反抗中共暴政的現實，我的大部分漢族同胞要麼是毫不知情，要麼是漠然對之。

長期以來，西藏的精神領袖達賴喇嘛遭到中共宣傳機器的妖魔化，被一般中國人視為大逆不道的賣國賊和不可接觸的壞人。但是，對我來說，這次由西藏駐美代表處安排的與達賴喇嘛的單獨會談，是一次期待已久的會面。

當我和妻子、孩子被引進達賴喇嘛的房間的時候，出現在我面前的是一位身穿袈裟、身材高大、皮膚黝黑的老人。在藏傳佛教的信仰體系中，達賴喇嘛是活佛，具有神一樣的地位。但在我眼中，他就像鄰家的老大爺一般親切和藹、平易近人。他緊緊地握住我的手，笑容可掬地注視著我，如同見到一名久違的老朋友。我原來設想的第一次見面的距離感和陌生感，就在他的微笑中消失得無影無蹤了。

達賴喇嘛牽著我的手，引我跟他一起坐在長沙發上。出於尊重的考慮，我坐得離他稍稍遠了一些，結果他急切地用手勢招呼我，讓我離他近一些。於是，我便靠近他，下面的這段時間，我們幾乎是在“促膝交談”。

首先，我對達賴喇嘛說：非常感謝您對劉曉波的關注和支援，在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的過程中，您起到了至關重要的作用。我也注意到，你一直在呼籲中共當局儘快釋放劉曉波，這種關切超越了政治方面的考量，讓我感受到深沈的愛和同情心。

達賴喇嘛說：是的，我跟其他朋友一起強烈推薦劉曉波為諾貝爾和平獎候選人，他有資格獲得這樣的榮

譽。果然，他得到了這個獎。但遺憾的是，他仍然還在監獄之中。他和他的妻子現在情況如何？

我說：據不久前記者無疆界組織公佈的一段劉霞的視頻顯示，劉霞仍然被非法軟禁在家。劉曉波的所有家人都處於被嚴密監控的狀態。這兩年來，沒有任何關於劉曉波的第一手消息傳遞出來。這是一種非常糟糕的情況，當年的納粹德國和蘇俄都沒有如此瘋狂，肆無忌憚地迫害諾獎得主的家人。我們必須盡更多的努力，讓劉曉波夫婦早日獲得自由。以後還要請您繼續在這方面做工作。

達賴喇嘛說：劉曉波的狀況讓人擔心。劉曉波在監獄中，我被迫流亡海外，我們兩人的處境很能說明今天中國的現狀。我會繼續努力讓大家關注劉曉波。比如，在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一些聚會上，我就多次呼籲，我們一定要聯合起來，向中共當局發出聲音、形成壓力，促使劉曉波夫婦早日獲得自由。我的建議得到不少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的贊同和支援。以後我還會這樣做，包括在其他場合。

我說：作為劉曉波多年的好友，我向您的幫助表示衷心的感謝。今年十二月十日，是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兩周年的日子，我們正在籌劃在全球發起新一輪的聲援劉曉波的系列活動。我們將召開一次大型的新聞發佈會，希望您能提供一份視頻講話，我們將在大會上播放。

達賴喇嘛說：當然可以，我願意用各種方式來支援你們的事業。我也會讓西藏駐美國代表處的工作人員向你們提供力所能及的幫助。

我說：我非常贊同您多年來堅持的非暴力反抗的方式，這也是劉曉波一貫的思路。劉曉波所說的“我沒有敵人”，與您的理念不謀而合。儘管有些人不同意，

但我認為，非暴力並非妥協、軟弱，它是最為強大的力量。表面上看，我們是弱者，但我們從不失望。在您的身上，我就看到這樣的人格魅力，您經歷那麼多的痛苦，被迫離開家園已經長達半個多世紀，但您並沒有哭泣，也沒有憤怒，您的臉上永遠充滿笑容，

這笑容是從您的內心流露出來的。

達賴喇嘛說：我相信正義和真理的力量。槍、坦克和暴力，也許能取得暫時的勝利，但長遠地看，推動歷史發展的決定性力量是正義和真理。

我說：您離開西藏已經六十多年了，我才剛剛離開中國，我們都像一棵樹一樣被人粗暴地移植到另外的地方。儘管如此，我看到這些年來您在困境中取得的巨大成就，您的人生經驗裏有許多供我們年輕人學習的地方。

達賴喇嘛說：今天與你見面，我作為一名跟你一樣的背井離鄉的流亡者，也想趁機談一點心得。早在二十多年前，我就是中國的民主人權活動人士的朋友。一九八九年之後，我注意到，有很多中國的知識份子和學生領袖流亡到西方，特別是美國。當時，反對運動有很多有名望的人參加，獲得了西方主流社會和華裔社群的支援，很有氣勢，很有活力。當時，我跟他們見面的時候，就談到，我是一個老流亡者，你們是新來的人，你們要明白，流亡的歲月非常不容易，這不是一條順暢的道路，以後會遇到挫折和低潮，所以更要有持之以恆、水滴石穿的信念。還有一點就是，要有共同的目標，要團結起來。多年以後，我發現，我的擔憂不幸而言中了。中國的民主人權人士在海外的事業發展得不如人意，參與者和支持者都減少了，如今是一個低潮。因此，我特別想說的是，一是要長期堅持，不能輕言放棄；二是要求同存異，合力總是大於單槍匹馬。

我說：您的意見真是肺腑之言。

達賴喇嘛說：不知你跟臺灣方面有沒有聯繫？我認為，臺灣是中國大陸可以好好借鑒的榜樣。

我說：我一直很關注臺灣的政治、經濟和文化，我跟臺灣的若干學者、媒體、教會、民間社團都有聯繫，也寫過很多關於臺灣的文章。

達賴喇嘛說：這很好。近年來，兩岸關係趨向緩和，臺灣的重要性也就凸現出來。比如，很多大陸遊客到臺灣旅行，許多大陸學生到臺灣念書，兩岸在語言和文化上有共通之處，所以臺灣成為一個最好的傳達民主自由理念的窗口。有時候我跟臺灣的朋友見面，就對他們說，共產黨說要解放臺灣，他們靠的是軍事力量、導彈、航空母艦等，即便共產黨有強大的武力，也無法征服臺灣的人心；恰恰相反，臺灣反而有可能解放中國大陸，用民主自由價值給大陸的人民帶來希望和真正的解放。

說到這裏，達賴喇嘛哈哈大笑起來，笑聲中氣十足，顯示他的身體相當健康。在談話的過程中，他一直注視著我，仔細傾聽，認真思考，絲毫沒有作為“尊者”的“唯我獨尊”的氣勢。他也不時地含笑向坐在旁邊的我的妻子和兒子致意。四歲半的兒子聽不懂大人

的談話，拿起彩筆來在他的連環畫上寫字母。達賴喇嘛便吩咐秘書說，給孩子拿一個紅蘋果來。然後，他對我和我妻子說，你們的孩子真可愛。看到孩子開心地啃起紅蘋果來，他又是一番開懷大笑。雖然他自己沒有孩子，但從這個小小的細節可以看出，他很喜歡孩子，所以他能保有一顆單純天真的童心。

片刻的中斷之後，達賴喇嘛又說：臺灣是制度的先行者，對中國大陸的示範作用極為重要。之前我到過臺灣，但最近我不能去了。因為臺灣當局有顧慮，他們雖然不至於把我看作壞人，但在他們眼中，至少是個“麻煩製造者”，所以不讓我去。說罷，他再次發出爽朗的笑聲。

我說：那我比您幸運，我明年初要去臺灣訪問，參加臺北國際書展和去大學講學。

達賴喇嘛說：太好了。不知你有沒有時間訪問完臺灣之後去達蘭薩拉看看，我正式邀請你去。

我說：我一定會去達蘭薩拉訪問，親身去跟讀別人寫的感受肯定不一樣。我早就盼望去那裏看看，藏人社區的民主實踐值得我們學習。

達賴喇嘛：那我就在達蘭薩拉等候你的訪問。我想問一個問題，對於目前中國的權力交接，你有什麼看法？

我說：我對中共上層的權力變動不抱任何的希望。此前，我與一些藏人朋友討論的時候，也坦率地對他們說，不能對中共高層抱有幻想，中共早已淪為一個利益集團，他們不會邁出政治體制改革的一步。對西藏的政策，中共也不會有大的調整。但是，中國民間的力量正在快速成長，同情西藏的漢人的數量也在增加。

達賴喇嘛說：是的，最近我在跟一些從中國出來的朋友見面的時候，他們也談到，中國國內反對極權制度的聲音越來越多，人們逐漸敢於公開說出自己的想法來。這是一個可喜的現象。

我說：漢藏的交流 and 互動相當重要。我也建議，西藏流亡政府可以將你們的憲法更多地向漢人介紹，你們本身就是一個“民主特區”。我和身邊的很多朋友對西藏問題持開放態度，無論是高度自治、獨立，還是採取美國式的聯邦制，或者歐盟、英聯邦那樣更為鬆散的結構，都是可以討論的。總之，無論哪種選擇，都要將人權的保障放在首位，藏人的宗教和文化傳統必須得到尊重。我們也期盼著，在不久的將來，中國走向民主憲政的道路，您也能平安地回到自己的故土。

達賴喇嘛說：今天的會面只是一個開端，希望今後我們能保持聯繫，還能有見面和交談的機會。

西藏行見聞

來源：BBC

作者：鬱從周

2012年10月24日

靠兩台內燃機車頭牽引的列車，在安多-衛藏高原奔馳了整整一天後，傍晚 終於抵達終點拉薩站。在站臺只覺得車站建築雄偉高大，又糅進了藏式建築的褐紅色，正是筆者偏好，急於出站想到站前廣場合影，便與同伴相互提醒準備好車票以供檢查。

不料需要檢查的不是車票，而是身份證。查票的也不是鐵路人員，而是武警。

合影也是奢望，站前廣場完全封閉，武警把守，到停車場要繞一大圈。我苦笑說，哪有中國的 火車站會站前廣場空無一人？

沒有身份證寸步難行

乘坐青藏鐵路的中國旅客往往以為離開青海省後才算入藏，事實上到此時列車已經在藏人的土地上跑了一夜。從青海（藏人稱安多）的西寧開始就反覆核對身份證，這個範圍倒是與吐蕃的歷史疆域暗合。

我們下榻的酒店在大昭寺前步行街中段，從那裏到廣場入口處短短50米間，就停有特警標誌的裝甲運兵車一輛、消防車一輛、公安大巴兩輛；每晚午夜時分大巴會開走。導遊事先警告過，不要拍攝軍警，否則輕則呵斥、刪除照片，重則惹禍上身。

早知道八廓街 是藏人宗教信仰的重地，但實地目睹煨桑（焚柏枝祈福）、轉經隊伍的規模，還是令人感到敬畏。

很快發現，通往八廓轉經道路的所有巷子都有檢查站，專查身份證。大一些的叫「110便民警務站」，有規格一律的標誌。朋友注意到，對藏人的檢查比對漢人嚴格，需要的證件更多。

導遊說，拉薩只有三家酒店被允許接待藏人，都在較遠的地方。具體他也不清楚，外地藏人還需要什么證件才能順利過關。聽後不覺相當訝異。

之前在我們住的酒店的咖啡廳，目睹出來旅遊的一群中國95後小朋友跟藏人服務員小姐姐淘氣，玩鬧得很開心。當時只覺一片和諧歡樂，不曾料想在這家旅館，藏人雖然可以工作，但不能和漢人一樣住店，不

由得讓人想起大導 Ken Burns 紀錄片《Jazz》中 Duke Ellington 在種族隔離時代的遭遇，今夕何夕，不免一陣尷尬。

拉薩無外賓

七月雖然是西藏旅遊的旺季，但整個旅途中遇見的外國人居然屈指可數。除了火車上遇到過幾個丹麥人，酒店中有些日本遊客，在八廓轉半天也看不到一個西方遊客模樣的人。

導遊說，外國人入藏許可在拉薩5.27自焚事件後已經停發了，偶爾看到幾個外國人應該是用的舊的批文。外國遊客受阻也不要緊，我說，國內多吸引客源彌補好了。結果導遊說，正相反，鐵路班次也減少了，每列少掛幾節車廂，「這樣當然買不到票」。

這樣旅遊業收入下降已成定局，連八廓街也盛況不再，導遊說他自己的收入大致是去年同期的三分之一。他既沒有責備藏人也沒批評政府，只是反覆地說「真的不要再有自焚了」。

深談一下才發現，導遊所說的自焚事件只是5月底發生在大昭寺廣場的一宗，對之前已經發生的40起藏人自焚事件一無所知。

拉薩市關於大昭寺自焚事件的「傳達」稱，兩名藏人都來自四川（實際上一位甘肅一位四川）都是僧人（其實都不是），但一般人也沒有其他消息來源，傾向於認定「都是西藏以外的事」。

「我們」還是「他們」？

與大多來自四川、重慶的導遊不同，我們的導遊小陽來自湖南。「這裏川渝的人太多了，我的湖南話現在都被同化了。」

小陽是科班出身的專業導遊，自謂高中就愛好地理，大學畢業後先在張家界接待台灣團，後來就到了西藏。「2008年拉薩騷亂？我已經到了，外面風聲緊就不出去，打電話給藏人朋友讓他們給送吃的來。拉

薩的藏人很友好，絕對沒問題。」

大昭寺廣場的每一頂涼棚下都有執勤的軍警，並不允許遊客拍攝。

看得出小陽對自己的工作有著熱忱，凡是他如數家珍的海拔高度、西元年代，他恨不得你也得記住。景點更是一個不拉。

在布達拉宮廣場，小陽熱心地讓我們去看「西藏和平解放紀念碑」，我實在不想去，便隨口敷衍道：這造型不是一把槍麼？哪來的和平？小陽說：「是一把槍，有槍才有和平麼，槍桿子裏面出政權……」背對著我，一時看不出他是認真的還是反諷。

在介紹雅礱王朝歷代君主時，小陽常會說「我們」，例如「我們松讚幹布」。那天我說想看達紮路恭紀功碑（注：紀念吐蕃帝國為懲罰唐王朝背信棄義，而於西元763年攻破長安的勝利），不知道在哪裏？小陽說，這個角度可以看到，這紀功碑紀念吐蕃攻破長安，是我們國家的恥辱，現在圍起來不讓看了，導遊也不給遊客介紹。

我心想，不是連贊普都「我們」了嘛，是一家人，怎麼又成了「他們」？看來這個「我們」、「他們」的問題，對藏人相當友好的小陽還是有些糾結的。至於對另一些中國人來說，就不存在這樣的糾結，「我們」和「他們」，兩者的界限清晰而不容混淆。

曾聽到北方口音的遊客大聲地談著：「……不行就鎮壓！怕啥？」鎮壓誰？恐怕是「他們」吧？來自河南的出租司機，則一見面就把我們當成了「我們」：「藏人拿著全世界最好的福利，轉轉經，喝喝甜茶，還要鬧獨立，我一天不幹就沒錢，還有天理嗎？」

一次閒聊時小陽提起，西藏現在暫停辦護照了，而且範圍已經從藏人護照難辦擴大到所有人。重慶司機介面說，有位元多年前來拉薩的重慶高考移民，早已落地生子，最近因辦不出護照又在活動恢復重慶戶口，但這很不好辦，叫苦連天。

看來眼下護照停辦這件事上，總算沒有了「我們」和「他們」之分，大家一起嘗到了苦頭。

檢查站釀禍

旅途中唯一一次聽到武警說謝謝，是在拉薩西郊堆龍德慶縣的一個檢查站。那是一位娃娃臉的藏人武警，禮貌地檢查著身份證，始終笑容可掬，不過，他的另一隻手始終停留在衝鋒槍扳機套上。在他身後的另一位漢人武警更年輕，沒有攜帶武器，顯得手足無措的樣子，似是在見習。

不止一個司機、導遊提到，檢查站「出過大事」。月前一位當雄（拉薩北郊）牧民因老爸生病急於開車南

下前往拉薩就醫，忘帶身份證，在檢查站不獲通融，等折騰了三小時送到醫院不治。

牧民悲憤下失去理智，事後回到檢查站將武警刺死。

這樣的檢查站幾乎立刻就讓人想起以色列紀錄片《檢查站》。從約旦河西岸到西藏，類似的人間悲劇仍看不到盡頭。

永恆的倉央嘉措

無論發生過什麼，西藏仍是人間最美的地方之一。就連小陽也承認，拉薩城關的西部大多住著漢人，建築和中國內地城鎮沒有什麼區別，缺乏特色。林廓以內碩果僅存的拉薩老城，則因其藏式樓房、尋常巷陌、鮮花盛開，成了旅遊者的最愛。

崗尖吧書屋就在老城不起眼的角落上，藏人女店主沈默寡言，小夥子則比較健談，看到讀者在找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的詩，會在旁介紹哪些其實是後世漢人的偽作。

書屋沒有CD部分，讓我有些失望。這時女店主表示，可以給我拷貝一些MP3到U盤。

女店主讓我試聽的歌曲，在數天「翻身農奴歌唱黨」這類歌曲不絕於耳之後，讓我頓覺一亮。「這些歌是為倉央嘉措詩篇譜曲的。」

想到有一首藏歌幾年來遍尋無著，我鬥膽哼了幾句，請女店主開示。她一聽就說，這個沒有，這個歌手叫普布朗傑，是境外的。

境外？是說印度嗎？「是的。」

那她剛給我複製的歌曲是境內還是境外的？女店主沒有直接回答，只輕輕地說：「給你的這些歌很難找得到的。」

人間至美

旅途結束前，我將陪伴我整個行程的攻略《寂寞星球-西藏》留給了一位藏人朋友，這本在中國被查禁的書恰好由友人的精神領袖、根本上師作序，序文結尾寫道：「無論怎樣歷經風波，相信讀者會同意我，西藏仍是人間最美的地方之一。」我由衷信服，這次旅行已經印證了這段話。

（本文中人名、店名使用了化名）

死亡統計

作者：艾略特·史伯嶺 (Elliot Sperling)

譯者：更桑東智 發表時間：2012年09月14日

原文網址：讓贊聯盟網站 (<http://www.rangzen.net/2012/09/14/the-body-count-2/>)

人們通常用十個數間隔的整數來組織記憶。但不知何故，對於死亡數位，如果不是整數，如果結尾的數位不是零，反而更容易讓人銘記……在特雷布林卡 (Treblinka) 喪生的人數780,863或許容易讓人想起：末尾的數位3或許就是塔瑪拉 (Tamara) 和伊塔·維倫伯格 (Itta Willenberg)，在被毒氣致死後，他們的衣服還緊緊纏繞在一起；或許還有露絲·多芙曼 (Ruth Dorfman)，在走進毒氣室前，她還能和為她剪掉頭髮的男人一起痛哭……在1940年，被蘇聯內務部 (NKVD) 槍殺的21,892名波蘭戰俘都正值壯年。末尾的數位2或許就是杜別斯瓦·雅庫布維茨 (Dobies aw Jakubowicz)，一位對女兒魂牽夢縈的父親；或許就是亞當·索羅斯基 (Adam Soliski)，一位在子彈射進頭顱的當天還在日記中描寫自己婚戒的丈夫。納粹和蘇聯政府把活生生的人變成了數位，對於這些數位，有些我們只能通過估計和猜測去追想，而有些則能夠相當精確地還原。作為學者，我們有責任追尋這些數位並進行分析思考；作為人道主義者，我們有責任將這些數位還原為人物。如果我們不能這樣做，那麼希特勒和史達林改變的不僅僅是這個世界，還改變了我們的人性。——提摩西·斯奈德《血色大地》 (Timothy Snyder, *Bloodlands*) [譯注1]

這一段來自《血色大地》結尾部分的文字值得我們銘記在心——這些文字有助於我們抵禦一種玩世不恭的觀點的誘惑（這種觀點據說是源自史達林）：一個人的死亡或許是一個悲劇，而一百萬人的死亡則只是一個統計數位。讓人啼笑皆非的是，在那些關心現代圖伯特【西藏】命運的人士中，這樣的觀點有時似乎要比人們想象的更有市場。這或許是因為，人們一直以來引用的都是圖伯特政治領袖們在上世紀80年代採用的資料——在二三十年（這也是一個四捨五入得到的整數，而具體的年數則很少有人提及）的時間裏，有120萬博巴【藏人】死於非命。這是一個具有麻痹性並且被廣泛接受的資料，儘管這個資料是以相當不可靠和道聽途說的方法為基礎獲得的。事實上，除了那些對情況一無所知的圖伯特事業的狂熱支持者，幾乎沒

有人認為這個資料具有可靠的證據資料。更多客觀的研究者（包括很多圖伯特事業的堅定不移的同情者）一直拒絕接受這個資料。120萬這個數位主要是來自從1979年起從達蘭薩拉派往圖伯特的訪問代表團，尤其是其中第一個代表團所做的估算，以及對流亡博巴的訪談。在訪問團成員中沒有任何人曾經受到過人口統計學訓練；更為重要的是，即便具備所有的條件，在一個國家計算活著的人口都困難重重，更不用說在渠道和手段極為有限的情況下，要準確計算一個國家過去幾十年時間裏死者的人數——無論是否受過必要的專業訓練——很明顯是天方夜譚。

我說這些並非是為了低估發生在圖伯特的屠殺（我們無需為曾經發生的事情選擇委婉的詞語）的殘酷程度，只是為了說明任何人都不能在沒有認真建立證據基礎的條件下得到一個可靠資料。如此作為只會將百萬人的死亡濃縮成一個簡單的統計資料。那麼120萬這個數位是否應該就此被置之不理？是的。這並非由於在圖伯特高原上未曾發生聳人聽聞的事件，而是由於這個資料本身缺乏可靠的基礎。在大約1950年到1975年期間，圖伯特是否存在群體死亡事件是一個無需爭論的問題。但是否是120萬？這個問題到目前為止還無法回答。在這一點上，我的觀點是即便實際死亡數位或許會遠遠低於這個數位，但依然會相當驚人。由於無法自由獲得中國方面的紀錄，精確的死亡數位也因此不得而知。但是發生大屠殺的事實應該是毋庸置疑的。

發生在圖伯特的集體死亡事件在中華人民共和國境內極少被提及，至少在官方層面一直如此，而且即使提到也只是為了否認曾經發生過這樣的事件。在許多年裏，人們在流亡政府的官方報告中也很少見到相關記載，或許這部分是出於（中國）統戰部所下達的一道禁令：博巴不許做任何讓中國政府難堪的事情（隨著時間推移，我們現在知道這道禁令是統戰部直接對洛地·嘉日 [Lodi Gyari] [譯注2] 下達的，最終由達賴喇嘛正式宣佈）。這中間所包含的（對中國政府的）奴顏婢膝的程度著實發人深省。然而，歷史留下的蛛絲馬迹並不總能符合政治領袖們的意願。

就在幾個月前，今年的五月份，現在“青海省玉樹藏族自治州”的囊謙縣（該縣在歷史上曾經是上部康區古老的囊謙王國的一部分），當時正在為一個新的建築專案做開工準備。玉樹州也發生了數起自焚事件。在過去幾年裏，圖伯特各地和流亡社會一再出現這樣的自焚抗議行動。當人們為了建一座新的建築開挖地基時，一些意想不到的讓人毛骨悚然的東西突然展現在人們眼前——土層下出現了很多人的遺骸。據說，數量相當大。

在玉樹州的另一個地方，巴塘（Dpal-thang，此處巴塘為玉樹縣南部的巴塘鄉，不是四川甘孜州的巴塘縣——譯者注）附近的草原上，更多同樣的情形出現在一個房屋建設專案的開工現場：三處滿是人類遺骸的亂葬坑。據講，在這些亂葬坑裏有些遺物還沒有完全腐爛。坑中還有一些遇害者被扔進坑時所穿的衣服的殘片：有俗人的衣服也有僧人的袈裟。有些死者的長髮還歷歷在目。一些老者說，這些亂葬坑也是1958年留下的，後來在1960年左右死於饑荒的一些屍體也被埋在這裏。當地動用了數輛卡車才將這些遺骨運走。

20世紀的世界從來不缺乏這樣的亂葬坑：巴比雅（Babi Yar）、卡廷（Katyn）、斯雷佈雷尼察（Srebrenica）——我們可以列出長長的一份名單。有差不多七十年的時間，每一個新的亂葬場的發現還總能引發人們對殘暴、罪惡、人類的弱點、怨恨以及極權主義等等的更多反思。人們一直在討論必須忠實地記錄20世紀的血腥歷史並以此教育後代，寄希望於他們瞭解過去發生的事情從而降低悲劇重演的可能性。但即便在這樣的討論中，也明顯有範圍相當廣泛的人存在一種心照不宣的認知——不要拿中國的過去，尤其不要拿中國過去在圖伯特的所作所為去惹惱中國。或許正如某些人所想象的那樣，尤其對於那些似乎對自由主義思想的毒害“嚴陣以待”的中國人而言揭露歷史事實是一件有害無益的事情，而且也不會引起太多關注。而事實上，讓中國人以“躲進小樓成一統，不管春夏與秋冬”的方式繼續生活在既有的政治文化裏，從而讓他們繼續頂禮膜拜20世紀最大的大屠殺兇手似乎也是一件合乎禮節的事情。

基於這樣的觀點，出現任何掩蓋和否認在圖伯特曾經發生的大屠殺的行為便也不足為奇了。於是，對於在幾十年裏拒絕公開在圖伯特所作所為（更不用說那些可能涉及暴行的有關記錄）的中國政府不僅沒有進行嚴厲的批評或譴責，甚至還出現了某種或可以稱為“中國式赦免”的縱容：中國在圖伯特所做的一切類似於某種自然現象，根本無需經受任何道德評判。而需要接受評判的只是其他一些因素，這其中可能包括選擇性地使用公開的（甚至是值得質疑的）中國政

府統計資料，以及將圖伯特地區的人口減少大部分（如果不是絕大部分的話）歸因於人口遷移和流亡。還有一種普遍的、不思進取的抵觸情緒：來自流亡政府的記錄是誇張而不可信的。不是去追尋誇張背後的真相，而是簡單地把這樣的誇張作為理由用來否認流亡博巴所提供的證據。因而便出現了下面這樣的文字（出自沙伯力[譯注3]筆下）：“（120萬）這個數位既非來自目擊者的記述也非取自中國的官方統計數位，而流亡者的報告則時常為了取悅於流亡政府而歪曲事實。”好了，這段話至少暗示了在這個問題上確實存在中國官方記錄。而浮光掠影的讀者或許不會完全理解沙伯力文字中所包含的批評並非指向中國對有關資料的封鎖而是指責博巴沒有利用這些官方記載，而這些資料是圖伯特方面和任何嚴肅的研究者都無法獲得的。這是一種精神分裂症式的觀點：首先是對流亡社會的任何記述都不予理會，因為這些記述都是“歪曲事實”的；在這樣做了之後又說圖伯特方面沒有任何“目擊者”證詞……當然，嚴肅的研究者對於120萬這個數位的不可靠性是不存在真正的爭議的：人權觀察組織（Human Rights Watch）早在1988年就認為這個數位無法核實。但是，這不同于（沙伯力之流）對中國統治圖伯特的頭幾十年發生大屠殺的事實視而不見。

納倉怒羅（Nag-tshang Nu-blo）於2008年在達蘭薩拉出版的回憶錄[譯注4]似乎也屬於上文中所描述的那種遭人輕視的記述。回憶錄的一些章節中，作者描寫了1958這個毀滅之年在玉樹地區（上文中的照片便來自這一地區）所看到的一切，他的父親在這一年被殺害，而他自己也在這一年淪為階下之囚。人們可以想象，諸如沙伯力之流（在這個問題上當然還包括譚·戈倫夫[譯注5]）一定會將這些文字視為典型的流亡者的誇大其辭：

我們騎著馬沿河走著，開始聞到一些腐爛的味道……過了不久便看到河兩岸散佈著死者的屍體。他們赤身裸體，渾身紫黑……我已經不再對死屍感到恐懼。再往前走，有很多孩子的屍體，還有的是母親和孩子抱在一起。在那一片地方總共大概有二十六七具屍體。從頭髮上可以看出死者多數是女人和孩子……在山坡上有一高一低兩個架子……父親和洛曲（Lochu）坐在那個高架子上。我們到達那裏時，每人都念叨著“哦，護法神作證！”大家都被眼前的情景驚呆了。地面完全被屍體覆蓋，有男人、女人、僧人、犛牛和馬……放眼望去到處都是屍體……

他最終還是被俘獲並被送往曲麻萊縣，那裏已經設立了一座監獄：

我們穿過鎮子的時候，除了自己的腳步聲其他什麼都聽不到……進了監獄的大門之後，我們看到前面有一

堵高牆……軍人把犯人一隊一隊地往前領，但是當他們走到高牆中間的時候便就不見了……我當時在想，“太奇怪了，怎麼回事？”……當我們也走到高牆中間時，一個中國士兵打開了地面上的一個活門，下面是一個很深的洞。黑漆漆的洞裏發出一股惡臭。當兵的命令犯人一個接一個地跳進洞裏。我能聽到他們落到下面地上的聲音，還能聽到人們在洞裏發出痛苦的嚎哭……“太可憐了，這是個孩子！”有人在下面說，他伸出胳膊把我接到下面……

當我走到露天時，我吃驚地看到滿滿一院子有幾百名犯人……往周圍一看，我看到還有其他的洞，洞口附近似乎還停放著死屍……

紮巴(Dragpa)說，“有2300個男犯人和1600個女犯人。”廚師總是能準確瞭解監獄裏有多少囚犯……每天早晨，死於中國士兵殘酷虐待的死者遺體被運出大門。兩名囚犯用一根杠子搬運屍體，他們和杠子拴在一起，屍體挂在杠子下面被運到高牆外面的埋屍點。這確實看上去是一份很典型的記述。這部回憶錄所敘述的死亡與苦難，對於那些曾經讀過達蘭薩拉出版的有關中國統治下的生活的作品的人來說，應該並不陌生。但這卻又是一份非同尋常的文件：它不是一份流亡者的證詞，它是一本自傳，作者是生活在圖伯特境內的一名退休官員，記錄了作者還是個孩子的時候所看到的東西。納倉怒羅(Nag-tshang Nu-blo)生於1948年，他後來被從上文提到的監獄裏挑選出來並送到中共體制內的學校接受教育。他做過警察、法院幹部並最終被提拔為曲麻萊縣副縣長，正是他幼年時被關押的那座監獄所在地。2006年，這本書在青海西寧以安多方言出版，不久之後被轉換成現代標準博伊(即“藏文”)在達蘭薩拉發行。(我在此冒昧引用的文字來自尚未出版的英文譯本，英文譯本根據的是此書最初的安多方言版本。希望能有出版商儘快讓英文版得以面世。付出艱辛努力的作者和譯者們至少應該得到這樣的機會。)若想把納倉怒羅的證詞貶低為“歪曲事實，取悅流亡政府”，肯定是一件枉費心機的事情。

被查禁的大屠殺歷史還會通過其他一些渠道突破中國當局強行設置的障礙與緘默。下面這張圖片是北京出版的藏學刊物《中國藏學》(Krun-g'o'i Bod-kyi shes-rig) 1999年某期的一篇文章中的一頁：

這一頁文字所出自的那篇文章，描述了過去在玉樹地區拉布寺(Lab-dgon monastery)占主流的傳統經濟結構和經濟條件。(下面的這幅地圖顯示了拉布寺與曲麻萊以及玉樹州府所在地結古鎮的地理位置關係。)文章提供了這個寺院中不同拉章[譯注6]的相關資訊，按主次順序分別討論描述了各個拉章的情況，並提到了與這些拉章相關的一些高僧的情況。無論是作者還

是負責審閱、編輯這篇文章的人都很可能沒有意識到文章中這些枯燥的記錄所透露出的資訊。事實上，絕大部分讀者瀏覽完文章後也不會做太多思考。但是，如果稍作停頓，將目光掃過頁面(無需博伊即藏文的閱讀知識便可做到)，我們便會發現那一段血淋淋的往昔開始浮出紙面：文章提到的當時還在世的寺院領袖都無一例外的死於1958年，就如同在納倉怒羅走過的地方所看到的那些散佈各處的死者一樣。

有人一直企圖回避和無視有關在圖伯特地區發生的大屠殺的各種記載與陳述，但是下面的這張圖片讓這種企圖變得難上加難。早在上世紀80年代，經過整理和分析的中國第一份相當可靠的人口調查資料——這些資料來自1982年進行的人口普查——開始向世人展現一些無法從原始資料中直截了當看出的畫面。同樣，這些是非常令人毛骨悚然的畫面：1982年，在整個圖伯特高原普遍的存在男女比例失衡，而事實上，唯一能解釋這種不平衡的原因只能是暴力鬥爭。在整個中華人民共和國，圖伯特高原是範圍最大的一片突出地呈現為紅色的區域，在這個地區女性人口數量一直高於男性。而玉樹正處在這片紅色區域中：

此時此刻，如果有人還要否認在圖伯特發生的大屠殺的真實性，只能被認為是出於某種惡意的目的。正如很多對其他一些大屠殺的否認，並非簡單地是由於某種超然的對統計方法的不同意見。其最終根源還是在於某種政治目的。不錯，我們還沒有公開渠道獲得中國的相關記錄；不錯，流亡者的記述或許誇大其詞；不錯，來自達蘭薩拉的資料缺少可靠的統計學根據：這一切都是對的。但是，在我們可以得到的記述背後隱藏著一個血淋淋的可怕的真相——這也是一個不爭的事實。

數十年以來，作為一個高度官僚化的國家，中華人民共和國一定囤積了數量極大的檔案資料，這些資料將會讓世人徹底瞭解上世紀50和60年代發生在圖伯特的集體死亡的真面目。而中國政府拒絕外部世界獲得這些記錄，也正好說明了這些資料會讓人們從其內容中瞭解到什麼。而有些人只是不成比例地將目光盯住博巴們是如何東拼西湊地收集資料來估量統計悲劇的規模，而不是關注中國政府如何頑固地拒絕公開他們的檔案資料以接受外部世界的核實，同時還將圖伯特方面的努力看成是弄清死亡數位問題的負面障礙。而這一切也恰好清楚地說明了這些人內心的偏見。

歸根到底，中國方面掌握的檔案記錄必須公諸於眾。若想瞭解發生在圖伯特的恐怖和殘暴行徑，僅僅通過直接的個人記述和其他渠道的間接資料是不足夠的。盡一切努力去瞭解這些暴行導致了多少人被殺害肯定是有必要的。但是讓我們回到我在文章開頭所引述的評論：同樣有必要的是，要盡一切努力將那些被

殺害的人看作鮮活的生命，而不僅僅是統計資料。否則不然，我們就是在任由那些大屠殺兇手改變我們的人性。

我們不妨設想，當有朝一日這些檔案資料大白於天下的時候，我們應該會在其中找到“嘉央益西索南確珠”（Jam-dbyangs ye-shes bsod-nams mchog-grub）

。他是拉布寺的第三世阿丁朱古，他的名字在《中國藏學》的那一頁文章上清晰可見。據我們所知，他生前在安多地區致力於弘揚佛法；和他的前世一樣，他在拉布寺的一個屬寺駐錫傳法，信徒眾多。後來，在1958年，在他24歲的年紀上，一切戛然而止。他死了。

譯注：

[譯注1] 提摩西·斯奈德（Timothy Snyder），出生於1969年，1997年獲得英國牛津大學歷史學博士學位，現為美國耶魯大學歷史學教授。《血色大地》（Bloodlands）是一部研究二戰前後德國和蘇聯兩國之間若干小國人民遭受集體屠殺的歷史專著。有興趣的中國讀者可以從亞馬遜網站購得此書的英文精裝版。

[譯注2] 洛地·嘉日（Lodi Gyaltzen Gyari）曾擔任達賴喇嘛特使和西藏流亡政府駐美總代表，多次代表達賴喇嘛與中國方面會晤，曾經擔任國際聲援西藏運動董事會執行主席。

[譯注3] 沙伯力（Barry Sautman）是一位政治學家、律師，就職於香港科技大學，主要研究方向為中國種族政治和中非關係。他有關圖伯特事件的一些觀點可參見他的論文《殖民主義、種族滅絕與圖伯特》（“Colonialism, Genocide, and Tibet”，<http://blog.hiddenharmonies.org/wp-content/uploads/2011/07/Sautman-2006-Colonialism-Genocide-Tibet.pdf>）

[譯注4] 納倉·怒羅的回憶錄，藏文原著《納倉男孩的童年》於2007年6月由作者自費在西寧出版，中文版書名為《那年，世時翻轉：一個西藏人的童年回憶》，於2011年由臺灣雪域出版社出版。更加詳細的情況請參見唯色女士博客中的有關介紹（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1/03/blog-post_16.html）。

[譯注5] 譚·戈倫夫（Tom Grunfeld）美國紐約州立大學帝州學院（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Empire State college）歷史學教授，畢業於倫敦大學東方與非洲研究院和紐約大學。他的代表作為《現代西藏的誕生》（The Making of Modern Tibet）。

[譯注6] 拉章，博伊（藏文）的音譯，直譯的意思為“佛的宮殿”，通常指寺院中朱古（漢語稱“活佛”）的宅邸。

編輯注：由於版面問題略去文中圖片，諒解為盼。

UN人權官員促中國解決藏人不滿問題

美國之音11.02.2012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皮萊11月2日發表聲明，呼籲中國解決藏人根深蒂固的不滿，她說，這些不滿和挫折感導致藏人以絕望形式抗議中國統治。與此同時，皮萊敦促藏人以自焚之外的“其他方式”來表達抗議。

自2011年3月以來，已經有大約60名藏人自焚。在過去兩周裏就有7名藏人自焚。皮萊對藏人以絕望方式抗議的案例激增深感震驚。

在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網站上，皮萊表示，從西藏地區不斷傳來的報告令她極為不安，這些報告指稱，中國當局以暴力對待那些尋求行使表達、集會和宗教等權利的藏人，還有報告說，當局用拘禁和消失以及使用過度暴力的手段對付和平示威者，並限制藏人的文化權利。

皮萊特別提到一名17歲的女孩案例。這個女孩據報因為散發要求西藏獨立和達賴喇嘛回國的傳單而遭毒打，並被判處3年監禁。還有人因為撰寫文章，拍攝電影或在國外散發西藏事件的照片而被判處4年到7年徒刑。

皮萊在聲明中表示，“西藏的社會穩定不可能通過嚴厲保安措施和鎮壓人權而取得。”皮萊說：“我曾經跟中國政府就這些問題交換過意見，但是需要做更多的事情來保護人權，防止人權遭踐踏。”她呼籲中國政府尊重和平集會與發表言論的權力，並釋放所有僅因行使基本權利而被拘禁的人。

聯合國人權事務高級專員的說明還敦促中國政府正視西藏問題，允許獨立的觀察員進入西藏，評估那裏的實際情況，並解除媒體進入藏區的限制。

中國把自焚的藏人稱作是“恐怖分子”和罪犯，並指責西藏精神領袖達賴喇嘛煽動他們自焚。

印藏人士聯手在藏印邊界樹立西藏國旗

印度支援西藏組織發起的支援西藏獨立運動『達旺巡遊活動』於本月15日宣告結束，活動人士於本月13日曾在藏印邊界本拉山口豎立了西藏國旗。

印度本迪拉西藏難民社區秘書紮西諾布向本台介紹說，本月10日，由印度支援西藏組織發起的巡遊隊伍共有47名印度人士，巡遊活動於本月11日抵達印度阿魯納恰爾邦本迪拉西藏難民社區，受到了本迪拉和丹增崗西藏難民社區藏人的迎接。

一個藝術天才的成長簡史

關於第十七世噶瑪巴與柏林文學節的故事

轉自德國之聲的文章

流亡德國的中國作家，法蘭克福書展和平獎獲得者廖亦武9月4日作為今年柏林文學節主題嘉賓在開幕式上發表演講，呼籲關注藏族民衆。該演講稿被譯為德文發表於《法蘭克福彙報》。

當1989年6月4日凌晨，20多萬野戰軍合圍中國首都北京，沿途射殺手無寸鐵的抗議民衆，製造了讓全世界為之震驚的天安門大屠殺時，發生在同年3月5日的西藏拉薩大屠殺卻被淹沒了。因為西方新聞媒體的缺席，喪心病狂的鏡頭沒被記錄下來。聖城拉薩比皇城北京小十幾倍，八角街廣場也比天安門廣場小十幾倍，可是在如此狹隘的空間，竟有一萬多和平示威者和一萬五千多武裝到牙齒的士兵衝突，其結果，300多平民死於非命，3000多平民被投入監獄，”罪大惡極者”隨後被判處死刑。位於布達拉宮右側的大昭寺，因為率先升起象徵西藏獨立的”雪山獅子旗”，而被士兵攻佔，寺內至高無上的塔經－它象徵著藏傳佛教衆神在世間的尊嚴－被入侵者縱火焚毀。成千上萬的佛教徒為此放聲悲號，不斷有喇嘛撲過去救火，卻不斷被射殺在烈焰之中。

在烈焰中殉道的鏡頭可歎可泣，這給後繼至今的自焚者開了可歎可泣的先河。

這一年，也是柏林牆倒塌的這一年，第十七世噶瑪巴才4歲，天真無邪。但隨後的1992年，按照藏傳佛教”轉世”傳統，經多年輾轉的尋覓，他被寺廟的諸多高僧大德，從茫茫雪山草地間的普通農家辨識出來，並通過達賴喇嘛確認，為十六世噶瑪巴的輪回法身。作為繼達賴喇嘛、班禪喇嘛之後影響力最大的宗教領袖，他入住距離拉薩60余公里的楚佈寺，一座具有800多年歷史的聖殿。不知1989的殺戮，還有1959年那場導致達賴喇嘛流亡、國土淪喪更為可怕的殺戮，給一個被天命圈定的稚嫩靈魂，留下了如何的劃痕？

眨眼又過7年，噶瑪巴14歲了。雖然法相莊嚴，受到全藏老百姓的頂禮膜拜，但畢竟是個純真少年，充滿對彼岸世界的好奇。據記載，達賴喇嘛在相同年紀，喜歡撥弄鋼琴和收音機，思考無線電波刺穿地球的問題；而討厭政治，也討厭被任何俗世政府管束的噶

瑪巴，在誦經功課之餘，卻熱衷於音樂和詩歌。西藏歷史上，有位如雷貫耳的情歌活佛，第六世達賴喇嘛倉央嘉措，為了愛情，竟然捨棄布達拉宮的寶座，他的謠曲至今在雪域回蕩，連我這個漢族流浪漢都學會了－遠去的大雁啊，飛到巴塘就返回吧，你的愛人在原地等你呢－博覽群書的噶瑪巴，當然熟悉這300多年前的謠曲，他居然在寺廟內組建樂隊，據傳聞，他喜歡當代搖滾和當代電子樂，是相當出色的詞曲作者，還親自擔任主唱。如果有機會，我將當面拜問尊者，對二次世界大戰後的”垮掉一代”有何感受？對詩人金斯伯格和歌手鮑勃·迪倫有何感受？因為後者是我青年時候的偶像，特別是迪倫的《答案在風中飄》－一個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為一個人？炮彈要呼嘯多少次，和平才會降臨－噶瑪巴也許會含笑不語。

可誰能料到，擔負著整個種族命運的至高的噶瑪巴，卻與我，一個不足挂齒的底層文人，有著類似的遭遇－都被多次阻止出境。我曾經遞交了若干申請，並保證避開政治話題，只談文學，有去有回；他也遞交了若干申請，並保證避開政治話題，只談佛法，有去有回；最後，在失去自由的威脅下，我鋌而走險，穿過中越邊境，輾轉來到德國；而他，也在嚴密的監控下，宣佈閉關，卻暗中在忠實隨從的掩護下突然出走。

他當時才14歲，而我出走時已經53歲了。孔夫子說”五十而知天命”，所以我在離開前，用孔夫子親手編纂過的《周易》占卦，得”複”，也就是佛經裏的輪回之意。而噶瑪巴的輪回，其意義比我這只小小螞蟻的輪回，要深遠得多。他踩著1959年達賴喇嘛出走的足跡，顛沛八日八夜，要翻越被稱作世界屋脊的喜馬拉雅山脈！這是怎樣可怕的旅途啊！幾十年來，成千上萬的藏人，為了擺脫奴役，去印度朝覲神聖的達賴喇嘛，或被變幻無常的暴風雪所吞噬，或被共產黨邊防軍的子彈所擊斃，僥倖成功者中，有不少淪為異鄉的殘疾人。可是噶瑪巴，14歲的不懂政治、只懂佛法的噶瑪巴，竟奇迹般抵達印度達蘭薩拉，風塵僕僕卻完美如玉。達賴喇嘛和噶瑪巴，一老一少，兩代

流亡活佛終於在一起了。他們既是尊者，也是用雙腳回應鮑勃·迪倫歌聲的功德圓滿者——一個人要走多少路，才能成爲一個人。

達賴喇嘛說過大意如此的話：共產黨不是我的敵人，而是我的“老師”，因爲“老師”的逼迫，我不得不走出西藏。可我不走出西藏，也就像我的若干前世一樣，只是雪域之間比較封閉的活佛，佛法以及西藏的祈願，也不可能像今天一樣傳遍世界。噶瑪巴沒有說過這樣的話，他是藝術家，覺得誦經和音樂，比語言更有力量。於是他和衆多西方音樂家合作，灌制了大量的音樂CD，以驚濤拍岸的當代搖滾節奏，去一遍遍吟誦六字真言。他的音樂和詩歌，在西藏和中國，以地下管道自由地傳播著。我的作家朋友汪建輝，聽了我從成都盜版市場淘回來的《噶瑪巴千諾》，不禁寫了一句詩：誰能阻止一個人內心的微笑？像西藏這樣一個飽經殺戮的種族也會有微笑嗎？他們有仇恨嗎？他們在以牙還牙嗎？沒有。他們在忍受，實在忍無可忍了，他們也不會去傷害別人；實在忍無可忍了，他們也只會傷害自己，前赴後繼地引火燒身。從2008年3月14號，共產黨再次犯下褻瀆神靈、屠殺僧侶的彌天大罪後，他們一次次呼喊“西藏自由”，然後澆透汽油，點燃自己。截止今年7月份，已經有49位藏人自焚。

世界啊，看看這些被燒焦的軀殼吧——他們的靈魂還會微笑嗎？在噶瑪巴的音樂裏，自焚者的靈魂還會微笑嗎？共產黨能把他們的屠刀舉到天堂嗎？誰又能阻止風兒和落葉、歌唱和寂滅、以及穿越生死的自由輪回？

大約8年前，我從四川成都逃到雲南麗江，在某個漢藏雜居的村落，首次聽到噶瑪巴的《願望之歌》，深受感召。乘著酒興，我抓起在監獄裏學會的洞簫，吹奏了唐代名曲《陽關三疊》。時光之河頓時倒流，陽關之外是漫漫黃沙，絕代高僧唐三藏，騎著識途的老馬，走出箭樓，不遠萬里去印度取回真經。佛教由此傳播，之後又因地域差異而分支爲大乘和小乘，漢傳和藏傳——勸君更盡一杯酒，西出陽關無故人——我的先人這樣吟誦道。而通過轉世輪回，將先人和今人融爲一體的達賴喇嘛和噶瑪巴，體內是否也流淌著唐三藏的血液？我如此浮想聯翩，竟忘記剛剛經歷過家破人亡，忘記暗地裏還有便衣警察的監視。我祈禱將來有一天，因緣際會，噶瑪巴與我，能如兩個不問來路的遠古旅人，撇開高低貴賤，撇開世相百態，盡興唱和一番。西出陽關無故人嗎？對呀，佛法無邊，西出關山，我們都是既無故人，也無祖國。可不同的是，噶瑪巴有他代代傳承的偉大使命，對於整個藏族，哪里有達賴喇嘛、班禪和噶瑪巴，哪里就有故人和祖國。

源於此，當我3月份被選定爲柏林國際文學節2012年

的話題主賓，竟心血來潮，向文學節主席烏裏先生提出邀請第十七世噶瑪巴。

《邀請信》隨即發出，我們明白這件事的難度。我的朋友廖天琪承擔了開頭的聯絡，隨後，我的朋友郭憶梅承擔了更爲繁複的溝通。她倆都是在德國生活了半輩子，卻心系藏族苦難的臺灣人，對東西方截然相反的社會形態，也有深刻的洞察。當我們得知噶瑪巴今年沒有出行計劃，卻仍不願放棄，原因是幾個月來，由於共產黨的鐵腕鎮壓，藏人的自焚愈演愈烈。信心不減的達賴喇嘛已經77歲了，依舊爲西藏的前途而四處奔波；而噶瑪巴才27歲，其救世決心，已經在他新近導演的長達數小時的歷史劇《密勒日巴》裏顯現出來——密勒日巴誕生在900多年前，是噶瑪巴同一的噶舉派上師，因爲歷經劫難而專攻呼風喚雨之巫術，對仇家實施酷烈的報復，卻沒給自己帶來絲毫的快意。爲了從仇恨深淵裏解脫，他另尋密宗上師，通過九層地獄一般的考驗，是雪域西藏家喻戶曉的詩人和哲學家，終於修成正果。

在地緣政治之外，往日的密勒日巴爲今天的噶瑪巴，指明了方向。以修煉、弘法和藝術去超越無神論之罪惡獨裁，撫慰人們久治不癒的創痛。可當今亂世，共產黨中國通過壓榨老百姓而經濟騰飛，已經演變成威脅地球生態平衡的怪獸，這只怪獸的胃口越來越大，不僅要將本土糟蹋成世界上最大的自然和人性的垃圾場，而且通過明裏和暗裏的交易滲透，企圖將全人類“垃圾化”。不少西方的政治家、企業家甚至人權活動家，礙于西藏宗教和歷史的複雜性，礙於短期的經濟衰退，更礙於共產黨毫不退讓的姿態，不僅漠視西藏的泣血和自焚，而且將此誤讀爲與恐怖主義半步之遙的“走極端”。於是，尊者噶瑪巴憂心忡忡地寫下詩篇——

冬季的某日，
我獨處一隅，
然而此時，
卻不知該真正朝向何方，
冷冽中，力竭的人，漫無方向地祈禱著！
故鄉啊！故鄉，你在何處？
或許，是你不願見我這漂泊的人，而消失無蹤！
蒼天啊！
今日聽說，您沒良心的，
給予我的故鄉和同胞們，
前所未有的苦痛……

可誰又會料到，對應噶瑪巴詩篇的，卻是流亡藏人江白益西於2012年3月26日在新德里街頭自焚，以抗議1989年3月5日拉薩大屠殺的製造者胡錦濤訪問印

度。27歲的江白益西，像一根烈焰騰騰的火炬，高喊著，狂奔50米，轟然傾倒。他在遺囑裏寫道：尊嚴是一個民族的靈魂，是尋找正義的勇氣，更是未來幸福的嚮導……自由是所有生命物的幸福所在，人失去自由，就像風中的酥油燈……我用火點燃珍貴的自己，是向全世界證實六百萬藏人的苦難、無人權及無公平的處境，如果您有慈悲心，就請關注弱小藏人的處境……我們要使用傳統宗教、文化和語言的基本自由，要有基本人權，希望全人類能夠支援我們。藏人才是西藏主人，西藏必勝！

西藏至尊者和自焚平民的聲音，同時讓我們聽見。經過多次努力，心急如焚的我們，終於和噶瑪巴辦公室約定，要萬里迢迢，奔赴達蘭薩拉，於8月3日上午拜見尊者，恭請他蒞臨柏林文學節，直面幾百位各種膚色各種信仰的被邀嘉賓，為西藏及世界祈福。可始料未及的是，我這初來乍到的流亡者，護照和出境簽證都有問題。

作為德國最高人文領域和平獎的得主，我接受我的朋友郭憶梅的建議，向德國外交部長求援。我提筆寫道：

尊敬的Westerwelle先生：
謝謝您的祝賀信。

記得2010年3月，我第15次被阻止出境，十幾個荷槍實彈的機場警察，像抓殺人犯似的，將已經上飛機的我，綁架下來。接著，我被囚禁在家近一個月。而您，一個民主國家的外長，在柏林發表公開的聲援講話，並預言有一天會在德國歡迎我。

我在去年走出了中國，發表了被獨裁當局嚴厲禁止的監獄回憶錄，我用自己的雙腿，實現了您的預言。Westerwelle先生，請接受一個底層作家的遲到的謝意！在冥冥當中，這意味著什麼呢？接踵而至的，是我獲得了德國圖書貿易和平獎，我又看見了我早已熟悉的您的名字。

您稱我為“紀念文化的勇敢的開路先鋒”，我不敢沾沾自喜，反而覺得有更沈重的東西壓在肩，因為一個逃出獨裁國度的見證者，當已經站在自由土地上，應該做的，就是為他人擺脫苦難而奮戰。

由此，我要向您緊急求援。

您知道，從去年到今年，西藏人在不間斷地自焚，作為我，一個長期關注西藏，並會見過達賴喇嘛的中國作家，一種憤怒和內疚夾雜的情感，讓我迫不及待想做點什麼。剛巧，柏林文學節委託我擔任今年的主題嘉賓。

我們正在努力爭取讓大寶法王噶瑪巴來柏林文學節，我將在開幕式上，請他為西藏和全人類的和平與安寧，頌禱《噶瑪巴千諾》。他是繼達賴喇嘛之後，又一位出走的宗教領袖，被公認為達賴喇嘛的繼承者，

並且是一位元音樂和文學的天才。他的音樂CD，在西藏、中國和臺灣，流傳甚廣。

我和我的朋友們，帶著柏林文學節的使命，準備秘密前往，恭請噶瑪巴。但是目前，在他出境的問題上，有一些外交上的麻煩。所以我懇請您，尊敬的Westerwelle先生，通過您所熟悉的途徑，與印度外交部門溝通，以達成這項絕佳的美事。這對不斷自焚的西藏人，這對世界上唯一的“痛失國土”的種族，該是個多麼大的鼓舞！

西藏這個長期弱勢的族類，會像我和我的朋友們一樣，由此記住以您為首的德國外交部門為他們無比愛戴的噶瑪巴所做的一切。這將是一個歷史性的事件，一個1980後的宗教領袖，在文學節上，與來自世界各地的詩人、作家、藝術家交流－用詩篇和音樂－去撫慰那些自焚的亡魂，並預示一個希望漸漸升起的遠景，讓前赴後繼的自焚者漸漸止步。

正如您在給我的信中所言，無論我過去作為“時代答錄機”的努力，還是今日作為“文學節主題嘉賓”的努力，都是“走向和解之路的一個痛苦但必要的過程”。所以我冒昧地寫信給您，我相信，對於我們恭請噶瑪巴來柏林的這一追求公義的行動，會得到一個文化和歷史記憶上，領先於他國的政府的支援。盼望由您帶來的佳音。

寄出這封信的六天之後，我們應邀在外交部，與十餘位外交官進行會談，然後就是焦慮的等待。我們已經買好去印度的機票，但隨後不得不退票。我打算去印度大使館門前絕食抗議，但隨後又被德國外長辦公室竭力勸阻。我的護照影印此時由他們再次轉遞印度方面。

在我起草這篇演講稿時，郭憶梅和廖天琪，這兩位菩薩心腸的女性，或許正躲在自己家裏，為藏人連綿的不幸而悲泣。我卻說，如果失敗，這是在西方世界，在一個認可自由、平等、博愛的地方的暫時失敗，比獨裁鐵腕下的危及生命的失敗，要輕鬆多了。比達賴喇嘛和噶瑪巴，負載著整個種族的命運，翻越喜馬拉雅山脈，要輕鬆多了。甚至比我去年不得不逃離中國，要輕鬆好些。

況且，當我放下寫作，步行去這條大街盡頭的墓地，平息久久起伏的心潮之際，電話意外地響了。是外長辦公室。他們說，已經向印度政府表態，支援我們離境，歡迎噶瑪巴入境。

我說，作為來自中國的底層藝人，我的樂器已經準備妥當。

外長辦公室說，請您再等等。

廖亦武 2012年8月3日于柏林

藏人自焚，誰之過？

駱家輝籲北京重審西藏政策

陸楊

VOA10.31.2012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呼籲北京與藏人代表重啟會談。駱家輝是在同美國網民交流時講這番話的。駱家輝說，希望北京重審那些“導致限制以及暴力和自焚事件的政策”。這位美國駐華最高使節還說，“我們非常關注中國的人權狀況。”

2009年2月至今，在藏區或周邊地區已經有超過60名藏人自焚，其中，大部分自焚者來自四川阿壩地區。其中，絕大多數自焚者在行動前都高呼“讓達賴喇嘛回來”或“西藏自由”等口號。這一波波自焚事件，令世界為之震驚。

駱家輝星期一在北京通過網路論壇跟美國60個城市的網友交流，敦促中國政府和藏人代表進行對話。駱家輝說，美國政府非常關注過去幾年發生在藏區的暴力事件和藏人自焚事件。駱家輝上個月訪問了中國四川藏區阿壩自治州。

據海外報道提供的數位，自從2009年2月至今，中國境內外自焚藏人已達67人。據報道，其中有40多人來自阿壩。

中國一如既往，指責藏人精神領袖和政府“煽動”自焚。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星期二在記者會上指責達賴喇嘛策劃支援藏人自焚，另一方面就駱家輝大使針對中國西藏政策發出的呼籲，表示中國反對任何形式干預其內政的行為。

那麼，達賴喇嘛對自焚採取什麼態度？他在接受印度報紙採訪時曾說，自焚事件“複雜敏感”，他對此持中立態度。他說，如果發表負面評論，犧牲者及其家屬將非常傷心難過。如果正面表揚，北京就會批評他。

北京黨報之一的光明日報今年夏天曾發表駐德國記者文章題目是：達賴在鼓勵和縱容藏人自焚。文章說，“德國媒體對達賴喇嘛在公開場合對藏人自焚問題有意採取中立立場紛紛表示質疑和譴責，指出達賴在鼓勵和縱容藏人自焚。”不過，文章提到了一家德國“日報”和該報記者施米特，但並沒有展開和具體提到任何其他德國媒體作出如此“質疑和譴責”。

這篇記者“柴野”發回的報道還說：“藏人自焚的消息令世界各國有識之士痛心。德國一些議員紛紛發表講話，呼籲達賴應明確發表講話，制止藏人自焚行動。”

但是，這篇報道並沒有給出任何一個德國議員的名字，以及這些議員發表講話的時間和地點。

中國知名異議理論者胡平說，達賴喇嘛的立場“符合實際也很合理”。胡平在美國媒體發表文章說，自焚事件，達賴喇嘛心情一定非常沉重，大家都理解這是一種抗議，但同時大家又都為自焚者犧牲感到沈痛。“在這種情況下，當然達賴喇嘛採取比較中性態度是非常合情合理的。”

北京的藏族作家唯色，也被當局列為“異議分子”而嚴加看管。她10月31日對美國之音說，解決西藏問題的關鍵在於中國政府是否有走出改變的意願。“（藏人停止自焚的出路）肯定是取決於中國政府，但是國際上的呼籲，國際上的關注和重視也都是非常重要的。”

唯色是中國大陸能發出聲音的為數很少的藏人之一，曾多次發出呼籲，懇請藏人不要再自焚，犧牲生命。這位藏族作家今年春天曾說：“每一個藏人都要珍惜生命，堅強地活下來。再大的壓迫之下，我們的生命都是重要的，都是需要留住的。”她呼籲與藏人有關的組織機構，“馬上投入行動，把遏制當前自焚擴大和加速的趨勢作為當務之急。”

另外，唯色的丈夫王力雄也是知名作家、西藏問題研究者。王力雄也曾於3月上旬發出呼籲，要求中國人大“檢討和糾正現行的民族政策”。王力雄和另外一名作家殷德義發出的公開信指出，近來藏人自焚有擴展之勢，新疆也屢屢發生暴力事件，說明當前民族政策存在嚴重問題。

藏人行政中央議會議員格桑堅贊10月31日對美國之音說，中國境內有這麼多的人自焚，根源在於中國政府對藏人的高壓政策：“西藏境內有這麼多人自焚，問題的主要原因中共對西藏的這種強壓、高壓政策。

而一旦自焚，它就把所有的這些問題都歸咎於所謂的境外達賴集團操縱。由此對西藏進行嚴厲的打壓，包括對自焚藏人的家屬的打壓。由此造成藏人連續的反抗。”

格桑議員表示，藏人行政中央認為，只有中共政府改變目前錯誤的西藏政策，出臺比較寬鬆的政策，藏人自焚一定會停止。反之，加強打壓只能加劇藏區的緊張局勢。格桑議員提到，中共最近把西藏的武警總隊升格為正軍級單位，還舉行聲勢強大的誓師大會。他表示，這種對藏人的強硬威懾只能起適得其反的作用。

格桑議員認為，解決藏人跟中國政府之間的對峙，關鍵是中國政府恢復跟藏人行政中央的對話。

中共十八大即將在11月8日召開，這是一次中共領導層的換屆大會。外界對新一屆中共高層寄予各種希望，也包括對西藏政策的調整。藏人行政中央會議員格桑堅贊談到駱家輝大使上個月對藏區訪問時表示，藏人從中看到了希望。

“我們認為，駱家輝能夠去阿壩地區這本身是個很大的進步。因為藏人自焚最集中的是阿壩地區，不管他去的是阿壩縣還是阿壩的其他地區，反正我們認為，作為美國駐北京大使能夠去阿壩，肯定是得到了中國政府的默許。我們認為，能夠去也是一個很大的進步。所以從這些裏面我們也看到了一些希望。”

格桑堅贊把駱家輝大使被允許訪問藏區看成是一個很大的突破。他說，儘管中共在十八大之前強調維穩，但是他們也看到一些迹象，未來的中國政府應該認識到民族問題的嚴峻性，像現在這種嚴厲的打壓解決不了問題。格桑說，行政中央注意到未來的中國政府應該會有一些較為寬鬆的政策出臺。

路透社10月31日刊發文章，透露了達賴喇嘛跟前中國副總理習仲勳之間的密切關係。習仲勳是習近平的父親，而習近平有望成為中共新領導人。

達賴喇嘛和習仲勳之間有過緊密聯繫，他今年8月對路透社回憶說，習仲勳非常友好。還說，相比之下，習仲勳的頭腦更加開放，人非常和藹。路透社說，有人認為從達賴喇嘛對習仲勳的好感可以看出，中共下屆領導人將採納一種更加改良主義的態度。

儘管人們目前還不清楚習近平本人對西藏問題的明確態度，但是，路透社報道，達賴喇嘛的侄子凱度頓珠（Khedroob Thondup）表示，希望習近平上臺之後，將帶來一些變化。

凱度頓珠在藏人流亡政府任職15年，他在80年代跟隨其父、達賴喇嘛的哥哥嘉樂頓珠（Gyalo Thondup）先後十次訪問中國。凱度頓珠目前住在臺灣。

請關注

汪布頂鄉的命運

朱瑞

汪布頂鄉，歷史上屬於圖伯特的康省，歸德格土司管轄。後來，被中國分而治之，以金沙江為界，金沙江以西，屬西藏自治区昌都地區的江達縣，金沙江以東，屬四川甘孜州的德格縣，因此，就有了兩個汪布頂鄉。

這裏的水資源極為豐富，土質肥沃，風景如畫，千百年來，村民們與大自然相依相存，生活在一片和平之中。

不幸的是，近來中國華能集團（華能西藏發電有限公司）的貪婪目光，又投向了兩個汪布頂鄉一帶，也就是，計劃在此修建水電站。江達縣政府和德格縣政府，已正式出面動員村民搬遷。

被動員搬遷的有江達縣的汪布頂鄉、德格縣的休都貢村、汪布頂村，還有德格縣的三座寺廟：汪堆寺（汪布頂寺）、銀南寺、康多寺。

前車之鑒比比皆是，村民非常清楚，離開了這片祖輩留下的土地，他們將無家可歸。因此，一致拒絕搬遷。雖然縣裏放出了話，沒有80%以上的當時群眾同意，就不會修建水電站，但是，村民們十分清楚，這是十八之前“維穩”的需要，本質上，不過是時間問題，最終，還是要變著花樣，把村民們趕出家園的。因為，華能集團的勘察人員，並沒有停止到汪布頂鄉一帶頻繁勘測。

人所共知，華能集團是曾經由李鵬之子李小鵬經營的中國五大發電集團之一，其屬下的華能西藏發電有限公司，不久前，以“藏木水電站”之名，嚴重地破壞搶劫了西藏的母親河雅魯藏布江之後，又開始挖掘西藏山南地區加查縣的水資源，與此同時，還看准了雅魯藏布江下游大拐彎，並正在計劃動手。顯而易見，華能集團是西藏水資源的最大掠奪者，正在日甚一日地威脅著西藏的自然環境和人文環境。

去年舟曲的特大泥石流災害，專家鑒定，正是因為水電站的修建，不僅破壞了植被，也改變地殼結構和地質構造，因而，引發了泥石流等高地質災害。如果放任華能集團在西藏繼續飛揚跋扈，舟曲的災難，必將在西藏重演。

二十一世紀的今天，我不由得再次想到上個世紀五十年代末，爲了建立112兵工廠，即一座原子彈試驗基地，中共殖民當局，就是利用各種冠冕堂皇的理由，強行海晏縣等地的藏人和蒙古人離開了自己的家園，搬遷到荒無人煙的貧脊之地，有的，臨行時，連一塊肉，一雙鞋子也不許帶，因此，很多人在搬遷中，被磨死去。這樣的慘景，在當年的岡察、祁連、門源、海晏、默勒一帶，隨處可見。

五十多年過去了，西藏人還在重複著這個可怕的現實：家園被強佔、被“開發”，自己不得不流浪在貧瘠的異地它鄉，這種人爲的災難，到底何時了？請每一位有良知的個體、媒體，都來關注旺布頂鄉的命運！

完稿於2012年10月18日

份來自西藏境內的呼籲：

最近華能集團準備在康區江達縣和德格縣交界處汪布頂鄉修建水電站，通過當地政府動員金沙江兩岸的汪布頂鄉、汪布頂村、休都貢村村民搬遷，甚至連汪布頂寺、銀南寺和康多寺也要搬遷。修水電站不僅讓我們無家可歸，而且破壞環境，我們和寺廟喇嘛都堅決反對。

政府怕十八前出事，就答應我們說如果得不到當地絕大部分群眾80%以上同意的話，就不會修建水電站，但這些都是騙老百姓的方法，我們不能相信。

現在，江達縣和德格縣的同胞準備聯合起來一起反對，希望大家相互宣傳，揭露政府的陰謀，給政府壓力，幫助當地人，反對這種破壞環境的行爲。我一個人力量有限，請大家積極轉發，人多力量大！

延伸閱讀：

1、青藏高原的又一道傷痕——雅魯藏布江水電工程記（急）http://woeser.middle-way.net/2010/11/blog-post_17.html

2、在庫庫淖爾以北
http://zhu-ruiblog.blogspot.ca/2010/01/blog-post_15.html

達賴喇嘛： 希望全球信衆作21世紀的佛教徒

【西藏之聲10月10日報導】西藏人民至高無上的領袖達賴喇嘛尊者於美國時間（9日）在紐約州雪城大學出席了一場記者會。尊者表示，自己在人生實踐中的三項承諾分別是提升人類價值、推動宗教間的和諧，以及致力於推動全世界的佛教信衆成爲合格的、二十一世紀的佛教徒。

（錄音）達賴喇嘛在紐約雪城大學出席記者會時指出，自己人生實踐中的第三項承諾原本是解決西藏問題，但是去年3月已經卸下了政治權責。11年前，流亡藏人社區開始選舉自己的政治領導，當時自己處於半退休狀態，現在則完全退休，而且是自願地，高高興興地將歷代達賴喇嘛執政的傳統取消。因此，從那之後達賴喇嘛的第三項承諾就以自己是佛教徒的立場出發，成爲推動中國、西藏、緬甸及日本等世界各地的佛教信衆作一個合格的、二十一世紀的佛教徒。因爲，不少信衆只是因爲父母的緣故而信仰佛教，還有許多信衆不注重學習佛教經典教義，這些都是不好的現象。

尊者表示，雖然信仰什麼宗教應該由個人來決定，但是在確定要信仰佛教後，就應該勤奮學習並修行實踐。

當天有記者問及境內發生的50多起藏人自焚抗議事件時，達賴喇嘛尊者表示，中共當局應該以實事求是的態度去調查真相。尊者說，（錄音）這些令人傷心的事件清楚證明了中共施行的治藏政策是錯誤的。當年中共領導胡耀邦就曾公開指出中共政策的錯誤，如今的中共領導層應該遵循鄧小平的“實事求是”論，對自焚事件的起因進行仔細、公正的調查。

有關各國的年輕人應該怎樣支援西藏運動方面，達賴喇嘛強調要讓華人和世界民衆瞭解真相。（錄音）尊者以歐美等國家的『自由西藏學生運動』爲例，指出他們在舉辦聲援西藏活動方面非常積極，因此關注西藏的年輕人們應該向世人介紹西藏問題。尤其重要的是向在歐美各國留學的年輕中國人介紹西藏境內的真實處境。

本月9日晚間，來自世界各地的30多位知名歌星和影星還在雪城大學體育館內，特別爲達賴喇嘛尊者舉辦了一場演唱會。

唯色评说西藏

向蒙难的至尊的僧侣们顶礼！

几个月前，一位远在康地、不曾见面的僧人辗转带话，让我为他刚完成的书稿写序。当我得知他是2008年被军警从拉萨三大寺抓走、囚禁、驱逐的上千僧人之一，并在书中主要记录了那段经历，便应允写序。事实上，这是我平生第一次为同族僧侣的记录之书写序。

在序中，我转述了一位有着同样遭遇的喇嘛的问话。他先是我：“有一天，中国政府会不会把全藏地寺院的僧侣杀的杀、关的关，使得每座寺院只剩下少数僧人？”我感到惊讶，就说不会的，因为这么做，全世界都要抗议的，这是很大的罪行。我想说“反人类罪”，但我不会说藏语的这个词。

结识多年的喇嘛并不相信我的话。他语气低沉地说：“我觉得他们会这么做。而且，全世界也不会管的。”他说，“你不记得了吗？2008年 那时候，拉萨三大寺的僧人们有些被打死了，许多人至今还在监狱里。而我们，上千僧人被拿着枪的军警从僧舍里抓走，先被关押了一个多月，再被蒙上黑头套，押到火车上，从青藏铁路运到格尔木的军队监狱，一直被关押到奥运会结束，再把我们赶回各自的家乡，从此我们成了没有寺院、无处可去却不得到处流浪的可疑者。可是这么大的灾难，这个世界知道吗？”

他说：“实际上，如果2008年那时候，把我们这么多僧人在拉萨杀了，或者在格尔木杀了，我想这个世界也不会知道的，也不会发声的。有了这样的经历，我总是这么想，如果他们把藏地每个寺院的许多僧人都杀了，也不是没有可能的。就像格尔登寺，又有僧人自焚的话，其他僧人和民众都抗议的话，军警就有理由开枪了。其实这样的事情发生过。以后说不定屠杀的规模会更大，那么格尔登寺就完了。”听他说到这，我不禁落泪。

是的，就在四年前，“3·10”、“3·14”过了一个月后的半夜时分，哲蚌寺、色拉寺、甘丹寺，每座寺院都突然涌入数千个军人，藏人警察与藏人干部跟随着，充当翻译和帮凶。一夜之间，上千僧人失去了修行与生活的场所，从世俗的意义上，寺院本是他们的家……我至今记得之后被关押在格尔木的僧人重新填词的那首歌曲，悲伤地唱道：

色拉、哲蚌和甘丹

萦绕着黑蛇般的毒气
灾难就像浸入毒汁的海洋
无法再进行我的研修
三宝啊！护持我！三宝啊！快来吧！

温暖大千世界的太阳啊
你再明亮的光芒
也无法照进我牢狱的窗户
我心中笼罩着悲伤的黑暗
我的太阳啊！快来吧！我的太阳啊，不能再等了！

也许是前世随业的命运
使年轻的我不幸落难
已失去了来去的自由
无法再回到向往的卫藏三大寺
命运啊！给予我们福报吧！
请显现理性的声誉，我在等待来去的自由！

也因此，我要向经受了那次灾难的僧人在依然苦难的境遇中写作此书表示感谢，他以亲身经历记录了图伯特这半个世纪以来的黑暗历史之一幕。无论如何，只要有了记录，就有了存在，就有了一点一点的真相，就有了同开枪虐杀的权力者斗争的可能性。

也因此，我们要向我们的三宝之一的所有僧侣表达深深的敬意。在漫长的岁月中，在过去、现在及未来，整个图伯特大地为洁白的雪山所环绕，而图伯特的内在精神则是绛红色的，那是袈裟的颜色，那是僧伽的颜色，那是生命在牺牲的火焰中燃烧的颜色，并无可能被消灭，我为此顶礼再三，追随并颂扬，铭记并感恩。

2012-8，写于北京

自焚藏人留下的证据

从2009年2月27日至2012年8月27日，在境内藏地有53位境内藏人自焚，在境外有3位流亡藏人自焚，共56位藏人自焚，包括9位女性，已知其中44人牺牲。

鉴于这么多藏人接踵自焚，很多人认为这是出于对现实的绝望。噶伦赤巴洛桑森格曾在讲话中提示与2011年达兰萨拉选举政治领导人有关，为了表示支持和呼应，境内藏人以身浴火。

然而这么多藏人的自焚决不能被如是简化：无论是绝望，还是对未来的希望；更不能被付诸于想当然的意义，甚至被当成可利用的资源，否则是对所有自焚藏人的不尊重。而要解释这么多藏人何为自焚，最有说服力的应该是自焚藏人自己的心声。到目前为止，

所能找到并已经披露的大概有13位自焚藏人（境内12人，境外1人）留下的遗言、写下的遗书或录音的遗嘱，这都是至为宝贵的证据，虽然在全部自焚者中不及四分之一。

如2011年12月1日自焚牺牲的丁增朋措，在自焚前留下四份遗书，其中写到“……我们怎能相信一个不允许我们信仰宗教的政府？”“想到整个西藏和今年噶玛寺的苦难，我无法继续活下去空等”。

2012年1月8日自焚牺牲的索巴仁波切，在自焚前录音了长达数分钟的遗嘱，清楚而平静地陈述了决心自焚的理由：“……我做出这一行为，绝无贪图名誉、恭敬、爱戴等自私自利的心态，而是清净的，虔诚的，如佛陀当年舍身饲虎一般，其他牺牲的博巴同胞也是如我一般，为了真理和自由而舍生取义。”

2012年3月26日在新德里自焚牺牲的江白益西，他的遗书则有五点明确的诉求，如“在21世纪中，用火点燃珍贵的人生，主要是向全球民众证实六百万博巴的苦难、无人权及无公平的处境，如果有怜悯和慈心，就请关注弱小博巴的处境”。

而在更为年轻的自焚者朗卓写下的遗书、自焚者曲帕嘉和索南录音的遗嘱中，都明确地表达了为何自焚的想法，如“无法在其恶法下续留，无法容忍没有伤痕的折磨”、“我们藏民族没有最基本人权的痛苦比我俩自焚的痛苦还要大”，等等。

我一直在做每一位自焚藏人的记录，并对诸如CNN等诸多媒体清楚地说明：自焚藏人的自焚绝不是自杀，而是牺牲！是毫无人性的殖民者、恶政府点燃了修行僧侣与寻常百姓身上的火，使他（她）们以身献祭，表达抗议！而在这熊熊燃烧的人权火炬面前，中国是沉默的，西方是沉默的，世界是沉默的。而在这持续燃烧的人权火炬面前，终于有声音认为：藏人陆续自焚是近代史上最强大的政治性的自焚抗议浪潮。

然而以自焚表达抗议太惨烈！2012年3月7日，我与旅居美国的阿嘉仁波切、住在安多甘南的诗人嘎代才让联署呼吁：《吁请藏人再勿自焚：压迫再大也要留住生命》。不过我们的呼吁无效。其实我很清楚必然如此，这是因为背着灭火器的军警仍然在图伯特到处作恶点火，唯有当其不再作恶点火，藏人才有可能不再自焚，而这才是清楚无误的事实。

尽管呼吁无效，但我还是想说，抗争的形式是多种多样的。对于我们而言，抗争的资源应该是与我们自己的宗教、传统和文化相关的一切。比如，在2010年玉树地震中四万救援僧侣的意义，即是灾难临头时，可以与各种灾难抗衡的力量。

2012/8

（以上文章为RFA藏语专题节目）

回拉萨记

我和我先生王力雄是8月12日离开北京的。与我们同行的，是两位拍摄独立电影的艺术家人朋友：朱日坤和王我。而这一路的交通工具，是一辆很给力的老车切诺基，几乎没出过什么毛病。

从北京到拉萨，既可以乘飞机、坐火车，也可以自己开车，甚至骑自行车。正如当年毛泽东的军队边徒步打进拉萨，边修筑公路不惜人命，这几十年来的变化依仗的是越来越多样化的交通，以及经由交通带来的源源不断的人流。当然，这源源不断的像潮水一样涌入拉萨的，并非藏人。

本来我并不想透露这次回拉萨的缘由，但因途中遇到的麻烦越来越频，不但被从拉萨派来的警车逼近跟随，还在距离拉萨90公里的羊八井被持枪的军警搜查、盘问、没收、禁行，甚至不得不多停留一夜，以致这些情况被两位艺术家人朋友的朋友出于担心，公诸于网络，已经众所周知。

实际上，我是早在年初就想回拉萨的，但因一个个敏感的时间段或事件接踵而至，只得一次次推迟。直到北京国保通知说，鉴于党的十八大会议将要召开，诸如我这样的人不得留在北京，须等十八大结束之后方可返回。而我，其实乐得此时离开这座坚壁清野的帝都，回到甚为想念的拉萨。

我们向北京国保提出的唯一一个条件是，我们可以离开北京，但希望我们在回拉萨的路上，以及在拉萨期间，勿要遭到当局的骚扰。

可是，事实上呢？或者说，同样被清场的还有一座城市：拉萨。

途中，我曾在推特上含蓄地写过一段话：“回家的路超乎想像地难，各种吊诡，各种诡异，各种看不见的罗网……你比敌人还敌人，他们比高反还高反（即高山反应）。但你心怀喇嘛和记忆，将庇护莫测的日子，念及此，不由得默默微笑。”

同时，我还知道了，我在拉萨的家人包括年届七十的母亲、诸多亲戚及诸多友人，都在我们回来之前被便衣警察叫去谈话，这其中甚至有专程从北京赶到拉萨的国保。我的亲朋好友们被要求交待与我的关系，要求汇报与我见面后我的情况。当然，在我们回到拉萨之后，被二至四辆车跟踪则是事实了。

不过，这并非针对我这个人如此加以防范。记得在青藏线上的第一个检查站，即出格尔木往拉萨去的乃吉沟检查站，警察审视着我们每个人的身份证，大声喝道：“还有一个藏族？藏族下车，有没有进藏许可证？没有的话，不能进藏。”

什么是“进藏许可证明”？该检查站站长拿出一份明的复印件给我们看，是一位住在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理塘县的藏人，去拉萨看望在自治区安全厅工作的妻子，临行前由理塘县公安局出具无犯罪记录的证明，该公安局的一位警察以自己的名字及身份证号码做了担保。显然，这样的“进藏许可证明”，普通藏人如何办得到？

2012-9-1

（文章只代表RFA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记失踪的喇嘛果洛久美

一周前，一个陌生的电话用安多藏语急匆匆地告诉我，果洛久美可能被捕了。我当时正走过小昭寺，看见几个特警围着两个年轻藏人，在检查他们的身份证。“什么时候？”我大声问道，但从旁边小店里传出的用汉语唱的流行歌曲的声音更大，还没听清说的什么，电话就断了。

我立即拨打果洛久美的手机，传来的是“已停机”的通知。

果洛久美是格鲁派大寺拉卜楞寺的僧人。全名是久美嘉措，今年43岁。出生于四川省甘孜藏族自治州色达县，而此地传统上被称为“果洛色达”，紧挨着并属于以游牧为主的果洛地区。寺院中同名的僧人很多，比如被拘捕过多次、如今面临被判刑的前寺管会副主任喇嘛久美，他的法名也是久美嘉措。为了表示区别，都各有别称。果洛久美即来自果洛色达的久美。

果洛久美曾在2008年和2009年两度被拘捕，主要原因是他协助农民出身的顿珠旺青拍摄纪录片《不再恐惧》。这是第一部由境内藏人拍摄的关涉真实与谎言的纪录片，采访的藏人中还有果洛久美的父亲，泣不成声地诉说着对尊者达赖喇嘛的思念。顿珠旺青因此被判刑6年，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果洛久美则受尽酷刑，落下疾患，去年初我见到他时，目睹他因为天气寒冷，全身痛得走不动路。

我不敢相信果洛久美又一次身陷囹圄。就在上个月，他还在电话中问我是否安好。其实他总是这样，牵挂朋友的安危，却从来不提自己遭遇的困难。他性格开朗，声音爽朗，圆圆的脸上总是挂着微笑。见过他却不了解他的人，是无法想象勇于担当的他曾被酷刑折磨得九死一生。正是那期间，他的父亲忧虑成疾，在他获释不久便离世。

两天前，有关果洛久美更多的消息从我和他都认识的朋友那里传来，充满了不可测的危险，令人十分担忧。

据悉，9月初的一天夜里，拉卜楞寺所在的甘肃省甘

南藏族自治州夏河县的某个单位，突然派人开着挖掘机将果洛久美的僧舍夷为平地。他们并未说明所属哪个单位，只是声称拆房与政府的城市建设有关。果洛久美的僧舍很小，而整个拉卜楞寺只有他的僧舍被拆毁。他只好在挖掘机步步紧逼之时，匆忙搬出必需物品，与别的僧人挤住在一起。

果洛久美早在幼年时，就到拉卜楞寺这座著名的佛教寺院出家，称得上是资深僧人。当他的僧舍被拆毁，他去找寺管会借房子暂住，却被寺管会一口拒绝。9月20日，果洛久美被兰州的藏人家请去念经。9月21日，他去州府合作市办事，并停留了一天。次日，在返回拉卜楞寺途中失踪，至今杳无音讯。

“都说果洛久美的失踪很有可能是被公安抓走了。但这次被捕的原因不明，或许与十八大将要召开有关，拆毁僧舍很像是统一的行动，令人非常担心他的安危。”透露果洛久美消息的朋友说。

我曾在记录《藏地高僧或被酷刑或被失踪之案例》的博文中写过：“许多人，是的，他们都是我们的文化中，被尊为佛法僧三宝之一的“僧宝”，都是我们的绛红色的珍宝，却一个个地，在今天，不但被贬低，被仇恨，甚至被肉体消灭。当然，如此对待我们的仁波切、格西、堪布、喇嘛以及所有僧侣的，不是一个人，不是一群人，而是一个政府……恳求关注他们被迫害的命运。他们以及众多藏人僧侣的苦难绝不是偶然的，绝不是个别的。”

2012-10-11，写于拉萨

（本文为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评论，相关内容并由自由亚洲电台藏语专题节目广播）

“坐上了火车去拉萨……”

青藏铁路的列车上充满了从中国各地去西藏旅游的游客，一首唱了好几年的歌儿还在唱“坐上了火车去拉萨”。一位籍贯湖北的公务员略带不安地问我：“拉萨的治安怎么样？”“对于你们来说，很安全。”我有意强调了“你们”。邻座几个说地道北京话的年轻人注意地听着，并问原因，“满街都是军警和便衣，”我答道。

公务员是个明白人，就说：“藏族人是不是觉得很别扭？”

一个年轻人则嚷道：“是不是跟个别藏族人自焚有关啊？”

看来还是有人听说过藏人自焚，尽管党的高音喇叭对此很少提及，党的各级组织也不允许民众公开谈论。

我看着他们，像看着另一个陌生国度的人们：“不是个别，已经有五十多位藏人自焚了，整个藏区都有，

流亡者中也有。”

“他们为什么要自焚？”有人随口问道。但也有人立即缩回身子，掉头看着窗外的风景。

我感觉到语言的障碍，虽然我们说的都是汉语。我思忖，自焚并不是世人鲜见的悲惨事件，但对于另一种文化的人们来说，可能更容易理解为个人的利益去这么做，却难以理解有这么多人为了民族的利益去这么做。不过我还是愿意多说几句，比如，给他们介绍一下在自焚藏人当中，有些人留下的遗言。

似乎没有人愿意再听下去了。毕竟进藏旅游是许多中国人的梦想，尽管现如今各种交通很便利，但攒个十来天的年假实在是意犹未尽，他们恨不得在每一个景点都写下“某某到此一游”的字迹。他们的心思都在沿途风景以及旅行社推荐的“西藏景点”，并不关心生活与景点无关的当地人，如自焚的藏人。

佛陀开示众生平等，但现实中天壤之别的不同恰恰在于民族的不同。当满载众生的列车抵拉萨火车站，除了十来个藏人被武警扣下（他用一个类似于刷银行卡的小机器来刷身份证，当我把身份证递给他，听到他大声说“唯色，留下”，），其他不是藏人的乘客都无比顺利地、非常兴奋地奔向了拉萨各处，即便是被高山反应折磨的人，也变得有精神了。

那么，被扣下的藏人怎么办呢？都被带往了附近的火车站派出所。我不禁想起年初因为去印度参加尊者达赖喇嘛主持的法会，拉萨有许多人被关在各个“学习班”里洗脑，而当时他们被警察从家中或者归家途中带走时，心情是否与我一样紧张呢？

两个来自青海海南的中年藏人因为没有“进藏许可证明”，将在第二天被遣返回家。同样是藏人的警察并不理会两人的哀求，一遍遍强调：开具“进藏许可证明”的公安机关必须是县级以上。好笑的是，有个长相汉化的女青年辩解自己是“假藏族”，警察惊讶，问其原因，说考学时为了占少数民族的便宜，就把汉族改成了藏族，“现在麻烦大了”，她后悔不迭。

凡持有“进藏许可证明”的藏人，身份证被复印，并被填写在拉萨的住址、事由以及本人身份，还得自己填写名字并按上血红的手印。我虽没有“进藏许可证明”，但因属于在党的十八大召开之前必须离开北京的特殊人员，所以也履行了这个手续。

当我与两个获准进入拉萨的安多青年一起走出派出所，他俩叹道“身为藏人，却这么难进拉萨”，声音就哽咽了。

2012-10

（文章只代表RFA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共藏问题”有问题

我尚未读到居住美国的汉人作家李江琳女士的《当铁鸟在天空飞翔——1956-1962青藏高原上的秘密战争》一书，只读到网上的相关报道及作者前言。在作者前言中，这段话是关键的“1950年代中至1960年代初，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发生了一场惨烈战争，其涵盖地域为藏人世居之西藏三区，即今之‘西藏自治区’和‘周边四省藏区’。交战双方一边是拥有现代武器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野战军和地方军队，以及受过军事训练的武装民兵，另一方是以土枪步枪刀剑为主的藏区农牧民、僧侣、少数政府官员和部分藏军。”

身为藏人，感谢李江琳对那段历史的研究和揭露。虽然实质上那发生的不是“战争”，而是屠杀。另外，实质上那也不是在“中国西南西北地区”发生的，而是在属于藏人的图伯特三区——安多、卫藏和康——发生的。

正如藏学家、印地安那大学教授Elliot Sperling先生在关于那段历史的最新文章《死亡统计》（The Body Count）中指出的：“在大约1950年到1975年期间，图伯特是否存在群体死亡事件是一个无需争论的问题……由于无法自由获得中国方面的纪录，精确的死亡数字也因此不得而知。但是发生大屠杀的事实应该是毋庸置疑的。”

文章所附的三张白骨森森的照片是大屠杀的证据，是在康区囊谦（今被划归青海省）新近挖出的乱葬坑拍的，当地人说这是1958年遭屠杀的藏人僧俗遗骸。另有1982年中国在人口普查后绘制的“性别比例图”，结果呈现的是：“在整个图伯特高原普遍的存在男女比例失衡，而事实上，唯一能解释这种不平衡的原因只能是暴力斗争。在整个中华人民共和国，图伯特高原是范围最大的一片突出地呈现为红色的区域，在这个地区女性人口数量一直高于男性。”

我在与安多族人谈及过往现今时，无论老人还是年轻人，总会提及“阿居 阿皆”（1958年的意思）或“阿皆”（58年的简称）。1958年前后，中国军队和政权在整个图伯特尤其是安多造成波及到每一户藏人家家庭的灾难，深深刻在藏人的记忆里。甚至，连文化大革命也被说成“阿皆”。“阿皆”是所谓的“解放”之后一切灾难的集合。

而李江琳女士对新唐人电视台这样说：“至于在西藏，在这个地方发生的战争，实际上是中共建政，构建国家权力的一部分，它所发生的一切，跟内地没有什么本质的区别。”新唐人电视台总结：“李江琳向本台记者表示，共产党对西藏人民的暴力镇压和摧毁信仰，其实跟它对内地汉族人民所作的没有本质上的

区别。所谓‘汉藏矛盾’，实质上是‘共藏矛盾’。（李的原话是“共藏问题”）

对此，我完全不能同意，二者当然有本质的区别——在所谓的“内地”，发生的是中国的内乱，而在西藏发生的一切，却是中国的侵略和占领。如果这二者没有本质上的区别，那么毛泽东所说的“民族斗争，说到底，是一个阶级斗争问题”就成了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侵略、占领与殖民都有了冠冕堂皇的理由。另外，将屠杀与反抗说成是“共”与“藏”之间出了“问题”或有了“矛盾”，这是不是说得过于轻巧，以至于成了对真相的回避？难道我们可以将法西斯纳粹对犹太人的灭绝性屠杀，说成是“纳犹问题”或“纳犹矛盾”吗？

长期以来，汉人民主派人士始终坚持这一点：西藏不存在民族压迫，有的只是共产党政权的压迫，而这种压迫对藏人和汉人是一样的。透过他们这种固执的、不由分说的坚持，让人看到的是对“西藏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一部分”的官方说辞披上民主面纱的重复。正是在此，存在着和藏人对历史认知的根本分歧。然而让藏人不免心寒的是，在汉人民主派的这种叙述中，几乎从不在意藏人的看法，似乎只要是站上民主的制高点，就可以把帝国心态的大中国意识再度强加给藏人。

2012-11-1

（文章只代表rfa特约评论员个人的立场和观点）

公安以20萬利誘提供自焚內幕

甘南州公安局公佈，該州在10月發生數宗自焚，這是達賴集團所為。若有人舉報或揭發自焚事件，將獲五萬元。如有人能提供自焚內幕，將獲二十萬元獎金。記者曾致電夏河縣宗教局，一名官員指，他不清楚情況。而縣政府電話沒人接聽。

縣城一間賓館職員指，拉蔔楞寺這兩天或不讓外人進入，因涉及政治問題，有警察在寺院外。

夏河縣早前的兩宗自焚死亡事件，包括六十多歲藏人頓珠兩日前在拉蔔楞寺院旁邊自焚抗議，其後傷重不治。自焚發生後，寺院暫時關閉，警方封鎖寺院各條道路。另一宗是上周六（20日），27歲藏民拉木嘉在博拉寺附近218公路自焚身亡。甘肅數間寺院在自焚事件後被警方包圍，包括拉蔔楞寺、博拉寺、合作寺及多河寺。

而於10月上旬，甘肅另有兩名藏人自焚身亡，分別是桑傑嘉措（Sangay Gyatso）及拉蔔楞寺第七世貢唐活佛外祖父丹正多傑。

西藏政府呼籲藏人停止自焚

資料來源:美國之音

總部設在印度的西藏流亡政府呼籲藏人停止以自焚的方式抗議中國當局對藏區的統治。據英國衛報報道，西藏流亡政府發言人說，「我們瞭解是什麼驅使他們自焚，但是我們呼籲藏人不要採取這種極端行動。」

過去幾天來，至少有三名藏人選擇自焚來抗議中國的統治和對藏政策。本月已經有6名藏人因自焚而死亡。

長期以來，中國譴責西藏流亡人士把自焚作為分裂活動的一部分。中國政府公開指責他們是恐怖分子。星期三中國外交部發言人洪磊再次指責達賴喇嘛煽動致命的抗議示威活動。洪磊說，這是「卑鄙的，應該受到人民的譴責」。

據報道中國政府已在一些地區張貼告示，警告藏人不要自焚，並懸賞獎勵舉報者。據美國之音藏語組報道，中國甘南地區政府星期三宣佈懸賞獎勵提供資訊者。美國之音獲得的照片顯示，政府張貼告示說，凡舉報策劃煽動自焚、控制和引誘他人自焚的，獲金\$8000。（註:美金）

政府告示還譴責自焚是反人類，反社會的極端行動，是「對父母之養育缺乏感激之情」。告示還說，凡是對最近四起自焚事件提供可靠資訊者，可獲得獎金\$30,000。政府還保證不會透露舉報人的姓名，並對其安全負責。

美國國務院發言人努蘭24號在例行簡報上就藏人的自焚事件表達美國的立場。她說：「美國一直很關切藏區出現的暴力、持續發生的自焚事件、以及升級的緊張關係。不論是在公開還是私下場合，我們都敦促中國政府各級官員處理導致緊張和威脅藏區文化傳統的西藏政策。」

簡訊

達賴喇嘛尊者圓滿結束了為期兩週左右的美國和英國參訪行程後，於今天（25日）返抵居住地印度北部達蘭薩拉，受到了當地官民和僧俗的熱情迎接。

10月8日至21日間，達賴喇嘛尊者先後對美國紐約州、維吉尼亞州、佛蒙特州、馬薩諸塞州和西康乃狄格州進行了參訪，先後在包括麻省理工大學等9所國際知名大學，以及其他多個公共平臺，向總計約7萬3千多位來自社會各界的美英人士，發表了以慈悲關愛和道德倫理，以及非暴力等主題的公共演說。

圓滿結束了此次對美國和英國的訪問行程後，今天（10月25日）上午10點多鐘，達賴喇嘛尊者返抵印度北部達蘭薩拉。

司政洛桑森格： 停止打壓，通過對話

資料來源:西藏之頁

於本月4日啟程前往美國、捷克共和國、義大利等歐美國家進行參訪的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在此行的訪問過程中接見了不同領域的重要人士及精英，與他們共同就目前西藏面臨的問題進行了深入的討論，並在哈佛大學等多所學校進行演講以及回答了有關西藏問題的提問，還有受邀參訪了義大利北部皮埃蒙特 (Piemonte)市議會。

在美期間司政洛桑森格先後參訪了包括哈佛大學、斯坦福大學、麻省理工學院、加州理工學院、普林斯頓大學、耶魯大學等多個頂尖大學，並在這些學校發表演講。

在波士頓的訪問期間司政洛桑森格會見學校負責人時，就藏人行政中央特別重視流亡在外的西藏優秀學生進入更多的國際一流大學進行深造，以及在西藏學生獎學金等等的問題上進行了討論。

在紐約司政洛桑森格特別接見了在哥倫比亞大學讀書的藏人學生，並鼓勵他們努力學習的同時也要關注藏人行政中央的官方網站以及收看官方新聞頻道，提升對西藏問題的瞭解與認知。

司政洛桑森格同華人學生和美國學生以及藏族學生在明尼蘇達州一所法學院，就「藏漢和平對話」和藏人不斷自焚抗議的事件進行了探討。司政洛桑森格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尋求未來西藏在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框架下，所有藏人獲得「名副其實的自治」而不是「西藏獨立」，也不尋求西藏從中國分離出去。他還說，從2002年到2010年，藏中雙方進行了9次的「藏漢和平對話」。但是從2010年到現在一直未能展開對話，希望藏中雙方的對話可以繼續。

圓滿結束對美國的訪問行程後，前往捷克共和國首都布拉格展開訪問。本月19日司政洛桑森在捷克共和國首都布拉格發表公眾演說，讚揚了捷克民眾抗議獨裁政權所採取的活動方式，鼓勵流亡藏人應該從捷克民主和自由運動中吸取經驗。同時向捷克民眾介紹了50多名境內藏人通過自焚方式，要求中共政府「允許達賴喇嘛返回西藏」和「西藏要自由」的合理訴求等情況。21日在捷克共和國代表和各支援西藏團體的共同主辦下，在首都布拉格舉辦了西藏問題研討會，藏人行政中央司政洛桑森格受邀出席了該研討會，並就

西藏問題及藏人目前所面臨的悲慘處境發表了演講。

研討會主辦方發布新聞聲明表示，此次西藏問題研討會主要由捷克共和國官方負責舉辦，通過研討會提出兩項訴求，第一、愛好和平的捷克共和國首腦們就西藏問題，應該與其他國家的領導人攜手開展各種聲援活動；第二、利用中共即將換屆之際，要求中共政府著手解決西藏問題，為自己的經濟發展和和諧社會作出努力，停止打壓藏人，通過對話解決雙方分歧。

在義大利皮埃蒙特市議會司政洛桑森格表示，在中共政府強權高壓統治下，藏人無權進行示威遊行及集會等活動。今年6月份，西藏康區甘孜州境內一名年僅17歲的女子吉美卓瑪因開展和平示威活動，遭到中共軍警的殘酷毒打，後被當局非法判處三年有期徒刑。此外，中共在西藏實施的政治打壓、經濟邊緣、環境破壞、文化侵蝕和同化政策，使境內藏人紛紛選擇自焚表達抗議。只要中共政府停止對西藏鎮壓措施，藏人根本沒有理由繼續選擇自焚。

洛桑森格感謝義大利皮埃蒙特市議會長期對西藏問題的關注和支援，並呼籲皮埃蒙特市議會繼續就西藏問題敦促中共通過和平對話來解決雙方分歧。此外，司政洛桑森格還會晤了義大利皮埃蒙特市議會議長瓦萊裏奧 (Valerio Cattaneo) 和皮埃蒙特市議會西藏與人權事務負責人詹尼洛·力奧 (Giampiero Leo)。

當天晚上，司政洛桑森格在都靈自然科學博物館出席該地區律師協會舉辦的公開講座並發表演講。司政洛桑森格說「今天的西藏，中國人比西藏人多，中共軍警部隊甚至比西藏的僧侶人數還有多出更多，監視錄影器比窗戶還要多，槍枝也比藏人的酥油燈來得多。」司政洛桑森格還強調：中間道路政策是尋求西藏真正的自治，而不是尋求從中國分離。司政還強調「立即停止鎮壓，自焚也將停止。」

本月27日在結束對義大利米蘭的訪問後，離開米蘭乘班機返回印度德里。抵達德里後接受了部分著名媒體就藏人自焚的採訪，28日抵達達蘭薩拉。

(原標題:司政洛桑森格：停止打壓藏人，通過對話解決雙方分歧)

國際為何在西藏問題上不敢得罪北京？

馬丁

多年來，每當西藏發生嚴重踐踏人權事件，國際社會（包括不少西方國家）大都三緘其口，即便有譴責，也是步調不一，無法形成壓力。許多西藏問題專家和觀察家認為，原因就在於很多國家迫於貿易往來，不敢得罪中國這個外交影響力越來越大的經濟大國。

最近的一個事例就是，中國軍警在四川藏區開槍鎮壓示威藏人以及絕望中的藏人自焚事件越來越多，西藏流亡政府首腦洛桑桑蓋上周向國際社會求助，希望國際社會向北京施壓以阻止中國當局繼續鎮壓藏區人民，洛桑桑蓋還請求聯合國派調查團到四川甘孜調查中國軍警開槍射殺藏人事件，但是洛桑桑蓋的呼籲沒有得到回應。

許多西方西藏問題專家認為，西藏流亡政府的呼聲之所以得不到國際社會廣泛回應，是因為很多國家出於經貿利益，為了分得中國這個當今最大市場的一塊蛋糕，不願在西藏問題上過度表態而得罪北京。

在法國高等研究應用學院(Ecole pratique des hautes études)任教的藏學家布菲特利爾(Katia Buffetrille)女士指出，國際社會在西藏問題上之所以「小心翼翼」如履薄冰，是因為「中國已經崛起為經濟強國，誰都想搶在前面分得一份市場份額」。此外，全世界有172個國家與北京建立了外交關係；由於這樣的關係，這些國家也就事實上承認「西藏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布菲特利爾女士還指出，與新疆維吾爾族等其他同樣反抗北京政權的少數民族相比，藏人在國際上贏得的同情更多，藏人流亡精神領袖達賴喇嘛作為來自「世界屋脊」的一個主張非暴力的形象，更是贏得全世界的尊敬，但這一切都無助於藏人獲得國際社會的一致支援。每當西藏發生暴力鎮壓和人權事件，國際社會往往只限於呼籲北京保持克制與藏人對話，既沒有人威脅要制裁北京，也沒有人呼籲抵制中國產品。譬如在美國相當活躍的西藏問題院外壓力集團，在四川藏區發生中國軍警槍殺藏人示威者事件之後，也只是呼籲北京保持「克制」而已。

就職於香港科技大學、專門研究中國種族政治和中非關係的政治學家沙伯力(Barry Sautman)教授認為，最近海外一些聲援西藏團體在示威活動中散發主張西藏獨立的傳單，也使得那些同情藏人處境的國家

因與北京有外交關係而感到進退兩難。

沙伯力教授認為，西方國家政府在西藏問題上態度曖昧也事出有因，它們注意到「譴責中國不會產生任何效果」，只好改變策略「敦促中國政府與藏人對話」。沙伯力認為，「從長遠來看，這是解決西藏問題的唯一辦法」。譬如2002年，在國際社會的壓力下，北京與達賴喇嘛的特使展開對話，其後八年間共進行了九輪對話與談判，直到2010年，但都沒有取得任何結果。

美國哥倫比亞大學西藏問題專家羅伯特·巴奈特教授則認為，在這種情況下，最好是國際社會力勸北京「停止攻擊達賴喇嘛，不要再強迫藏族僧人批判達賴喇嘛，同時限制漢人移民到藏區」；但巴奈特教授指出，國際社會在西藏問題上同北京打交道並不容易，「要找到一種合適的話語」。

在西藏問題上，歐盟和聯合國都與北京有定期的秘密會談。但自從2006年聯合國人員獲准前往西藏考察並發表一份措辭強烈的實地調查報告後，北京一直耿耿於懷，不再接受聯合國官員訪問西藏。另外，每次達賴喇嘛到一個國家訪問受到接待，北京都是反應過激，每次都向有關國家提出「嚴正抗議」，致使有關國家不得不收斂立場，大事化小。

再者，許多國家在西藏問題上各自為政，無法形成一個聲音說話，也是導致國際社會在北京的態度面前束手無策的原因。巴奈特教授指出，「美國和歐盟在處理西藏問題上看法就很有分歧」，以至於西方官員，尤其歐盟官員，談到西藏問題時經常一頭霧水，整個混亂」。

巴奈特舉例說，英國在1914年曾經與西藏簽署過一個條約，但倫敦在2008年卻極不慎重地說西藏地區是中國領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而「在此之前，英國從未說過這樣的話」。巴奈特還舉法國為例，2008年北京奧運火炬傳遞途徑巴黎發生示威者抵制風波，當時法國戲劇性地「來了一個一百八十度轉彎」，但最終「薩科齊總統卻找不到一個能自圓其說的辦法來同北京談西藏問題」。

德國總理默克爾本周訪問北京，也許就看她會不會有新的表現，向中國領導人提一提西藏問題了。默克爾在北京期間，將應邀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發表演講。

頓珠旺青榮獲：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會 第五屆 “推動中國進步獎” 特別獎

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會於二零一二年九月二日，在印度達蘭薩拉藏人民主日（The Tibetan Democratic Day）上頒發第五屆“推動中國進步獎”特別獎。特別獎頒給藏人攝影師、製片人頓珠旺青（Dhondup Wangchen）和他的紀錄片《不再恐懼》（Leaving Fear Behind）。由藏人作家唯色（Woeser）推薦。

頓珠旺青因為製作了這部紀錄片被判刑六年，現正在監獄服刑，獲獎感言由頓珠旺青逃離西藏現生活在達蘭薩拉的妻子拉莫措起草，由11歲的小女兒拉莫卓瑪朗讀並接受獎狀，獎金將直接交給頓珠旺青的妻子。

特此！

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會
2012年9月2日

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會第五屆 “推動中國進步獎” 特別獎頒獎詞

尊敬的尊者達賴喇嘛
尊敬的法王嘎瑪巴仁波切
尊敬的總理洛桑森格
尊敬的貴賓們和藏人朋友們

今天，九月二號，藏人的民主日，正在舉行盛大的慶祝典禮；我，站在這裡——藏人的民主聖地達蘭薩拉，代表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會，頒發第五屆推動中國進步獎特別獎。

感謝藏人作家唯色的推薦，這個獎頒給藏人攝影師、製片人頓珠旺青和他的紀錄片《不再恐懼》（Leaving Fear Behind）。頓珠旺青記錄了西藏境內一百多個普通藏人的心聲，表現了藏人渴求信仰宗教的自由、傳承自己文化的自由、選擇生活方式的自由，他們要求讓尊者達賴喇嘛回到自己的土地回到自己的家園。齊氏文化基金會讚賞頓珠旺青的勇氣和擔當精神。

可是，頓珠旺青卻因此正在經受長達六年的牢獄之災，留下了一個破碎的家庭，他的妻子時刻期待著親愛的丈夫歸來，他年幼的兒女在日夜思念慈祥的爸爸。我們呼籲中國政府立刻無條件釋放頓珠旺青，並為其恢復名譽和作出賠償。

藏民族世代生活在西藏這片土地上，他們智慧、正直、善良，他們有著自己獨特的文化、宗教和生活方式。歷史上藏民族從來沒有欺侮過其他民族，而恰恰是漢民族，在上世紀五十年代以後，用武力和強權，逼迫藏民族改變原有的一切，直至今日。

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會，作為漢人的民間組織，我們為此感到羞恥，並願借此機會，向幾百萬藏民族姐妹兄弟表示我們真誠的愧疚之意——We are Sorry！

2012年是個非常不幸的年份，已經有超過五十位藏人——其中多數是生命之花剛剛綻放的年輕人，以極其慘烈的自焚犧牲自己生命的方式彰顯他們“不自由毋寧死”的理念。

當烈火焚燒這些藏人的血肉之軀時，我們與所有的藏人一起，疼痛著他們的疼痛，經歷著從鮮活的生命走向死亡的煎熬。我們心痛欲裂。

漢民族同藏民族以及中國境內的其他少數民族一樣，言論自由、信仰自由仍在遭受無情的剝奪和侵害，我們應該攜起手來，共同為改變這種不合理的狀態而努力。

我們希望這次的頒獎，在促進藏漢兩個民族之間的瞭解、理解和諒解方面朝前跨出一小步。只有這樣，才能逐步實現建立在平等基礎上的民族團結。

我們感謝達蘭薩拉行政當局為我們這次頒獎和訪問作出的辛勤努力，我們也特別感謝尊者達賴喇嘛駐澳大利亞代表處的達波先生和達珍女士，他們細緻周到的幫助使這次活動得以實現，使齊氏文化基金會有機會向藏民族姐妹兄弟表達深深的歉意——We are Sorry，向了了不起的達蘭薩拉民眾表達崇高的敬意——You are Great！

謝謝！

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會第五屆 “推動中國進步獎”特別獎推薦詞

紀錄片《不再恐懼》(Leaving Fear Behind，又譯“無畏”)拍攝於2008年3月全藏地爆發抗議之前，是第一部由境內藏人拍攝的關涉真實與證言的紀錄片。

編導頓珠旺青(Dhondup Wangchen，又寫“當知項欠”)——35歲的安多農民，年邁雙親的兒子，羸弱妻子的丈夫和四個幼稚孩子的父親——與他的朋友、僧人久美嘉措，帶著簡單的攝像機，騎著摩托車，遍訪遼闊藏地，歷時一年有半，記錄了上百位元男女老少——僧侶、牧民、農民、商人、學生——對北京奧運會、尊者達賴喇嘛以及中國統治西藏的意見。

之後，頓珠旺青於2008年3月底身陷囹圄，2009年底被秘密審判，獲刑6年，罪名是“顛覆國家政權”，被關押在青海省西寧市某監獄。他因這部長度為25分鐘的紀錄片獲罪，可謂1分鐘換來刑期約88天。協助拍攝的久美嘉措也幾次被拘押，受盡酷刑。

這部紀錄片記錄了什麼？以真實的面孔、真實的聲音出現在《不再恐懼》中的普通藏人說：“我們樂於看到這屆奧運會，但是我們的想法很多都被歪曲了。中國（政府）以保證改善中國和西藏的狀況為條件才獲得這屆奧運會的舉辦權……然而，在他們獲得舉辦權後，人們並沒有得到更多的自由和民主，相反，壓迫卻越來越嚴厲。”

“我們的語言面臨危機……在藏區到處都有漢人。你到處都能看到漢人，到處都能聽到漢語……西藏人並非沒有文化的民族，我們有繼承自我們祖先的豐富的文化。”“我們不能自由張貼達賴喇嘛的照片，所以我們只能把照片藏起來。如果被政府發現了，他們會沒收這些照片。”

對於多次從網路上看過這部紀錄片的我來說，尤其難忘其中一個片斷——一位衰竭、貧窮的老僧坐在黑暗的角落泣不成聲地說：“達賴喇嘛的回歸是我最大的心願和夢想，但是這看來是難以實現了……達賴喇嘛，達賴喇嘛，我向您祈禱……我只要聽到他的名字，我的內心便充滿了信仰、忠誠和深深的悲傷。局面毫無希望。我感到身心交瘁，就好像一個人獨自走在漫漫無盡的長路上。”

事實上，這部紀錄片珍貴地記錄了藏人們被壓制太久的聲音，以及他們喪失的痛苦、迫切的願望、頑強的堅持。而頓珠旺青因此蒙難，證實了他所拍攝的紀錄片的真實性，正如他的朋友所寫的：“真相就是如此簡單，你只要花25分鐘看《不再恐懼》，你就會掌握到所有必要的背景知識，領悟到某種形式的起義，在西藏肯定是無可避免的事情。”

迄今，《不再恐懼》已在全世界超過30個國家放映，譯成7種語言，包括中文。與此同時，在華盛頓、紐約、倫敦、溫哥華、巴黎、蘇黎世、法蘭克福、慕尼黑、東京、臺北等世界諸多城市，要求中國政府釋放頓珠旺青的全球行動也一直在進行中。

鑒於此，我推薦頓珠旺青的這部紀錄片獲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會“推動中國進步獎特別獎”。

推薦人：唯色

澳大利亞齊氏文化基金會第五屆“推動 中國進步獎”特別獎獲獎感言

得知在西藏作家唯色女士的推薦下，齊氏文化基金會決定把“齊氏文化基金會第五屆推動中國進步獎特別獎”頒發給我的丈夫頓珠旺青的消息後，本人及全家感到無比的榮幸。

雖然，頓珠旺青先生被中共關進了黑牢，但是，今天齊氏文化基金會作為一個漢人民間組織，在西藏民族面臨最艱難時刻為表達對西藏民族的支援以及讚賞頓珠旺青先生的勇氣和擔當精神，頒發“第五屆推動中國進步獎特別獎”。這不僅是頓珠旺青、家人以及西藏人的榮幸，更是對正在遭受中共打壓的六百萬藏人的極大安慰和鼓勵。

就如大家所知，在今天這樣一個非常特殊日子，頓珠旺青先生還在監牢中，而且還有很多西藏政治犯在中共的監獄中遭受暴虐。我相信當他們得知今天有一個漢人民間組織向關押在中共監獄中的藏人頒發“特別獎”時，他們一定會很高興和感動的，而且也相信會消除心中對中國民衆的仇恨，更相信將會有更多的漢人會站出來公開支援西藏的正義事業。

如今，西藏境內局勢非常嚴峻，已經有51名藏人為反抗中共非法佔領西藏和要求讓達賴喇嘛返回西藏而自焚。中共繼續在西藏進行大量拘捕和關押無辜藏人的行動。今天齊氏文化基金會第五屆推動中國進步獎特別獎頒發給了我的丈夫頓珠旺青，其實這個獎是頒給為西藏事業獻出寶貴生命的每一位西藏英雄兒女和正在為西藏自由事業奮鬥的藏人的。

因此，今天我代表頓珠旺的家人，代表所有關押在監獄中的同胞感謝齊氏文化基金會四位理事和義工親自到達蘭薩拉頒發“齊氏文化基金會第五屆推動中國進步獎特別獎”，感謝對西藏自由事業的同情和支援！最後，我也想借此機會呼籲國際社會，特別呼籲華人社會正視西藏歷史和現況支援西藏自由事業，推動在相互尊重、理解和平等對話的方式儘早解決西藏問題。

再此感謝齊氏文化基金會！拉摸措 2012年9月2日

旅遊威脅青藏高原

作者: TEIA

「青藏高原衰敗得似乎連喘氣的力都沒有了。」不加遏制的旅遊業不但破壞青藏高原的環境，同時也傷害了當地人的信仰情感。

開礦、建壩、挖沙、砍伐、盜獵和草場退化，正嚴重傷害青藏高原這全球最脆弱的生態系統。但旅遊業也毫不猶豫地加入這個行列。不同的是，旅遊業絕不偷偷摸摸，它專門大搖大擺地傷害青藏高原最美麗神聖的地方。

6月15日，西藏自治區一家官方媒體宣佈，西藏將開放羊卓雍措湖水上旅遊。其實這裏的旅遊一直沒有斷過，只是這次更加高調。報導說，西藏珠穆朗瑪旅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長達娃說，從內地引進了1艘「珠穆朗瑪1號」觀光遊艇、2個「水上巴士」、幾艘「小型快艇」。「我們將盡全力吸引遊客身臨其境的體驗這裏的湖光山色。」

這一新聞立即引起公眾強烈的關注和反對。羊卓雍措簡稱羊湖，距拉薩不到100公里，與納木措、瑪旁雍措並稱西藏三大聖湖，是喜馬拉雅山北麓最大的內陸湖泊，湖光山色之美，世所罕見。

這裡不僅風光絕美，更重要的是，羊湖在西藏具有重要的文化意義。包括達賴喇嘛和班禪喇嘛在內的大活佛圓寂後，上層僧俗到羊卓雍措頌經祈禱，從湖中看顯影，指示靈童所在方位。

大部分藏民無法想像，大型機動旅遊船在如此神聖的地方穿梭，遊人在原本寂靜、安詳的湖面上喧嘩。他們尋找活佛轉世靈童的聖湖，變成旅遊公司和地方政府賺錢的遊樂場。

當天中午，在青海西寧的火柴人咖啡館，一藏一漢兩位環保志願者緊急商議，決定開設一個名為「保衛羊湖」的微博，以密切關注此事。第二天凌晨，微博有27萬粉絲的《新週刊》雜誌創辦人孫冕發言，要求羊湖開發「住手」。隨後，有1700多萬粉絲的電影明星陳坤說：「為後代留些東西吧！別被短期利益刺瞎了你們的眼睛！」

公眾對羊湖的關注爆炸性增長，明星姚晨、趙薇、韓紅也加入關注。羊湖迅速由一個小新聞變成全國性事件。但由於路途遙遠，當地政府與公司不接受採訪，關於這一消息的傳播主要局限於微博。

藏族青年作家鷹薩在微博上公佈了5年前的官方新聞。這一新聞顯示，旅遊公司對羊湖的開發，得到了當地政府的同意。「西藏山南浪卡子縣與西藏珠穆朗瑪旅遊開發股份有限公司聯合，將把羊湖旅遊景點打造成西藏旅遊精品，努力為羊湖景區的開發、運營，創造良好的投資環境。」

環境工作者在網上質問當地政府，這個專案是否經過了環境影響評價。有網友建議大家上西藏政府官網提出投訴，「一定把心聲傳達到西藏政府。」

公眾的關注引起當地政府的注意。6月18日凌晨3點15分，保衛羊湖收到西藏商報的私信：「我們在今晨已刊發消息，專案已經停止。」

與旅遊業相關的活動對藏區神山聖湖的破壞，由來已久。在青海省的青海湖是中國5A級國家自然景區，中國最大的鹹水湖、內陸湖，同樣面臨著過度開發。

2004年5月，青海某旅遊公司宣佈，將在青海湖放置一艘豪華遊輪，名為「青藏明珠號」。這艘豪華遊輪集吃、住、娛樂於一體，相當於一座水上「四星級賓館」。但中國科學院、工程院數名院士表示反對，因為青海湖是全封閉內陸湖泊，沒有外流水系，只有入水口，沒有出水口。遊輪產生的污染物無法以流動的方式排出湖體，廢油、廢水和生活垃圾，會造成永久性污染，幾乎沒有任何治理恢復的可能，這種做法將對青海湖生態圈造成不可挽回的影響。科學院院士孫鴻烈說，一旦遭到污染，依靠現有的技術手段根本沒有治理的可能，除非「將污染的湖水一勺勺舀乾，再注入新的、乾淨的水」。

鑒於兩院院士的反對和媒體的質疑，青海省政府暫停在湖建造遊輪。當時，所謂的「豪華遊輪」已經在青海湖邊的施工地完成將近70%的工程量。

青藏高原生態環境保護網創辦人卓倉·紮西尼瑪積極參與了反對羊湖開發。他說，目前青海湖的環境受到大量遊客和遊艇的影響。當然，這不僅是環境問題，還有對當地信仰的尊重問題。他在一篇文章中說，青海湖上進行的活動即能過環保關，不一定能過「聖湖」民間信仰的禁忌底線。青藏高原上的自然資源能很好保留下來，主要原因要歸於民間「神山聖湖」、生態倫理觀念的隱形保護。

但外來旅遊、探險者一次次地衝擊當地人的信仰禁忌底線。2004年，北京一位體育教師張健宣佈橫渡聖湖納木措，同樣引起軒然大波。納木措，藏語意為「天湖」，位於西藏自治區，湖面海拔4718米，是世界上海拔最高的鹹水湖。對藏民族來說，納木措也是宗教聖地，無數藏民千里迢迢到此轉湖朝聖，許多信徒還在湖畔山崖間的洞窟靜坐修行。

張健已在前一年橫渡青海湖，引起藏人不滿。這次再想「征服」納木措，終於引發了強烈抗議。有很高聲望的「藏人文化網」發出公開信稱，已經有人類學者就地球上許多自然

地域所具有的文化含義，提出了「自然聖境」的觀念。在特定的地方保持一塊聖域，不去妄動那裏的一草一木、一山一水，是當地民眾在長期的歷史過程中，通過文化手段認定並加以保護而形成的一種特殊生態系統，體現了人與自然相互交融的「文化環境觀」，既有效地保護了人類與其他生物共有的家園，也為傳統 和信仰留存了一席之地，而這正是屬於全人類共有的「自然遺產」和「文化遺產」，理應珍惜，更應尊重。

隨之，張健的橫渡被取消。

公開信中說：「青藏高原之所以被世人視作『最後一塊淨土』，並不只是地理因素所致，還包括深厚的文化內涵。星羅棋布的『自然聖境』除了納木措、青海湖等聖湖、岡仁波切和卡瓦格博等神山，還有布達拉宮這樣的神聖建築。」

可歎的是，上面提到的自然聖境，沒有一處未被染指。卡瓦格博是全世界6000公尺以上唯一未被登山者征服的山峰。1991年，中日聯合登山隊攀登此山，當地百姓強烈反對，對著卡瓦格博峰跪拜煨桑，祈請山神顯聖，阻止這些不敬神山的外來者。後來暴雪突至，17名登山者遇難。1996年，日本登山隊又來嘗試，當地百姓在瀾滄江橋上阻攔，表達強烈憤怒。此次登山又以失敗告終。後當地政府尊重當地居民意願，征得中央政府同意，將梅裏雪山定為禁止攀登區域。

登山被禁止，但旅遊卻飛躍式發展。我去年在卡瓦格博發現，過度旅遊已對這一神山造成傷害。在進入卡瓦格博深處小村落的山路上，垃圾遍地。因為要蓋客棧接待 越來越多的旅遊者，森林被砍伐。為了迎合旅遊者，商戶在神山腳下屠宰。這在以前是不可想像的。而且，官方的旅遊公司與當地人爭利，門票收入不與當地人分享。一位當地人說：「基礎設施老化了，沒人管，棧道沒有人維修。電沒人管、水沒人管、泥石流沒人管！這主要是政府造成的，因為他交給企業來經營梅裏雪山，企業把它的經濟利益放在第一位，錢拿走，不好的東西全留在這裏，比如垃圾。」

我在《天珠—藏人傳奇》一書中，曾經採訪三江源環境保護協會的秘書長紮多，他說：「青藏高原就像一幅名畫，這幅畫寧靜、和平，像是理想世界香巴拉，可是人們隨便糟蹋她：旅遊、開礦、炸神山、砍森林、修大壩。青藏高原衰敗得似乎連喘氣的力都沒有了。東部的人以賺錢為目的來到西部，眼裡只有錢。誰來發現這幅名 畫的價值？誰有能力和愛心來保護她？」

好在認識到青藏高原價值的人越來越多，願意保護她的人越來越多，比如在微博上表示抗議羊湖開發的公眾。

公眾仍對當地政府是否真停止了遊艇專案表示懷疑。中外對話給當地的浪卡子縣政府打電話，一位不願透露姓名的官員說，這一專案的確停止，在縣長的現場督促下，遊船已被拖走。也有網友發現，那輛遊艇被拖向了拉薩。但可以想見，擁有這艘船的旅遊公司一定會期待它重返羊湖，或是遊弋在其他湖面上，滿載遊客。

達賴喇嘛尊者教導藏人要維護 西藏傳統宗教文化

西藏之聲

西藏領袖達賴喇嘛尊者在美國紐約向數千名蒙古和藏人信眾傳授佛法，並教導當地流亡藏人要維護傳統宗教文化。達賴喇嘛尊者於本月20日在美國紐約洛克菲勒大學(Rockefeller University)出席了主題為「冥修和健康」的研討會。

昨天(21日)下午，達賴喇嘛受紐約和新澤西州的藏人及蒙古人團體的祈請，在紐約林肯中心(Lincoln Center)向4000多名信眾傳授了基礎佛法教義。

(錄音)達賴喇嘛尊者向藏人和蒙古裔信眾表示，各大宗教信仰都可以教人向善，並帶給我們內心平和，但是有部分宗教人士卻將宗教變成自己斂財的工具，這都是 因為缺少道德倫理，而善良品德和宗教信仰沒有直接關係。尊者還教導大家要勤奮學習佛法。結束傳法活動後，達賴喇嘛又向未能進入林肯中心的1000多名藏人發表了演說，介紹了自己將政權移交給民選領導人的經過，並教導大家要努力維護西藏的傳統 宗教文化。(錄音)尊者表示，現在許多科學家也開始對藏傳佛教感興趣，並不是因為信仰，而是因為佛教哲學博大精深。尊者表示佛教並不光是信仰，佛教就是通 過觀察和研究來改變和訓練人的心靈思維，進而得到獲取快樂的方法。所以大家要維護藏傳佛教，更要維護學佛的最佳語言，藏語文。

達賴喇嘛尊者還教導大家一定要杜絕影響流亡藏人名譽的行為，不要為了眼前的一點利益，而使所有藏人蒙羞。

美國務院證實駱家輝到訪阿壩地區

美國國務院官員10月16號對美國之音證實，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上個月曾經到訪頻頻發生藏人自焚事件的四川阿壩地區。國務院說，駱家輝大使跟當地居民見了面，也參觀了當地的村落與寺院，進一步瞭解藏人的生活和工作。

美國駐華大使駱家輝今年9月訪問四川阿壩地區，跟當地藏人見面的照片經過推特在因特網上曝光。從照片中可以看到身穿深色西裝的駱家輝背影，而照片中一位穿著紅色僧袍、坐在椅子上的老年僧人，握著駱家輝的手。

美國國務院星期二對美國之音證實，駱家輝對阿壩地區的訪問，是他今年9月對重慶與四川訪問行程的一部分，他跟當地官員舉行了會晤，參與了旨在提倡美中貿易的活動，也參觀了史迪威博物館。

西藏『第二次特别大会』 在印北达萨召开

綜合報道，针对日益严峻的西藏紧张局势，进行深入讨论，并寻找解决途径，西藏人民议会召开的『2012第二次特别大会』9月25日早上9点钟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会议大厅中召开。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和副议长索南丹培、藏人行政中央总理洛桑森格、最高法院大法官阿旺培杰在西藏儿童村乐队演奏声中，将西藏领袖达赖喇嘛尊者的法相和一面西藏国旗迎入会场后，全体起立高唱西藏国歌，并为民族自由事业英勇牺牲的同胞们默哀一分钟。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为首的所有议员，藏人行政中央总理为首的各部门部长和秘书长，前任内阁部长，前任议会议员，各地方主管和地方议会代表，除印度、尼泊尔和不丹之外的各西方国家的藏人协会代表，西藏各教派和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以及几十名旁听者参与了这次为期四天的特别大会。此外，台湾民政府（Taiwan Civil Government）的组织下，来自台湾、美国和日本等地的50名华人也参与特别大会开幕式。

西藏人民议会议长边巴次仁在致大会开幕词时指出，在过去60多年时间里，中共政府对西藏采用的错误政策使西藏民族的政治、经济、文化、宗教、生态环境、以及藏人的传统生活方式等遭到了空前的毁坏，大量人口迁移等为主的同化政策使西藏民族的生存构成严重威胁。境内在被迫无奈之下，选择自焚等方式进行抗议，至今已有51名藏人点火自焚，另有被枪杀、失踪、监禁、拘押和非法判刑的藏人不计其数，实际上西藏正处于中共的军事戒严中。

西藏人民议会在第二次特别大会会场内悬挂51面西藏国旗，以示对51名自焚藏人崇高敬意和沉痛悼念。

边巴次仁议长强烈批评中共政府不仅不理睬境内藏人不解付出生命代价所发出的合理诉求，反而在国际社会上进行加以歪曲宣传，掩盖西藏的事实真相，禁止国际媒体记者进入西藏等恶劣做法。

洛桑森格继续表示，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噶夏对自焚事件的立场是明确的，第一，作为一个人，对自焚事件深感担忧和痛心，也曾多次呼吁藏人不要采取这种极端的抗议方式；作为一名佛教徒，按照传统习俗，必须为亡者进行超度和祈福；而作为一名藏人，有义务和责任为自焚者表达同情和声援，因为这些藏人是为了西藏民族的自由事业英勇自焚，同时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噶夏对自焚藏人就“西藏自由”和“允许达赖喇嘛尊者返回西藏”的心声，表达完全支持。此外，内阁噶夏还建议年轻藏人们身着藏装、说藏语和举办法会，积极争取中国佛教信众的支持和援助，继续加大对国际社会的游说力度。

来自欧洲比利时、法国，以及北美地区的部分代表在接受本台采访时，都一致表示在这次大会上将着重讨论流亡藏人如何开展更具实效的声援活动，争取联合国为首的国际社会的支持，促使中共政府改变对西藏的现行高压治藏政策。

西藏人民议会依《流亡藏人宪章》第59条内容，正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的『2012西藏特别大会』与会人士分成10各小组，主要以“西藏官方与民众如何应付和面对，日益严峻的西藏紧张局势”为议题进行深入讨论，其中包括流亡藏人应该如何开展活动，以及在国际社会和印度为首的东南亚国家中开展怎样的活动，如何缓解西藏紧急局势等方面征集各方意见，拿出具体的解决方案。

从本月25日开始在印度北部达兰萨拉召开的西藏议会『第二次特别大会』于9月28日圆满结束，大会就针对西藏日益严峻的紧张局势和藏人自焚事件，藏人行政中央和流亡藏人如何开展更有效的活动等方面达成多项共识。

9月28日下午3点多钟，『第二次特别代表大会』在达兰萨拉西藏儿童村学校会议大厅中针对三天，与会藏人分组讨论并总结出的有关“西藏官方和民众该如何应对境内的严峻局势开展活动”，“如何在国际上

开展活动”，“如何在印度为首的东南亚国家开展声援活动”的三大议题上的意见和看法进行了表决。

就“西藏官方和民众该如何应对境内的严峻局势开展活动”方面，大会达成15项共识。其中包括流亡藏人应该遵循达赖喇嘛尊者倡导的中间道路政策，而藏人行政中央应该不畏困难，努力重启同中方的对话；流亡藏人需为境内自焚藏人特别设立英雄日，并把自焚者的遗言，通过各种文字进行发行，载入史册；为西藏抗争设立基金；中共政府利用各种手段在藏人内部进行挑拨离间，

因此，全体流亡藏人应提高警惕，注意内部团结；同印度政府加强对达赖喇嘛尊者的护卫工作；为了尽快实现境内藏人和自焚藏人提出的西藏自由和迎请达赖喇嘛返回西藏的意愿，藏人行政中央和民众共同开展各种有效的活动；由于中共政府依然忽视自焚藏人的真实意愿和诉求，将来发生任何情况其后果有中共政府负责；大会一致把西藏境内自焚抗议方式，视为最高级别的和平非暴力斗争；全球藏人共同纪念周三“拉嘎日”活动，保护西藏语言、文化、宗教和传统习俗；遵照达赖喇嘛尊者的正确教导，西藏官方和民众继续完善和发展民主体制等。

针对“如何在国际上举办声援西藏活动”方面，大会达成7项共识，包括努力促成外国政府或机构的独立调查团进入西藏，了解造成境内紧张局势的真正原因；向国际机构控诉中共镇压藏人的暴行，并通过联系国际知名歌手，举办西藏主题的演唱会等活动宣传西藏问题；以及加强西藏问题在阿拉伯国家的宣传力度等。

大会第三个讨论主题“如何在印度为首的东南亚国家中开展西藏运动”方面，大会达成了8项共识。包括从西藏所处的特殊地理环境方面，对周边各国进行游说；流亡藏人们需要特别同东南亚的佛教国家进行互动，

从同是佛教信徒的角度出发，让对方了解西藏的佛教文化和藏人的信仰自由面临灭绝的危险，进而寻求大家 对西藏的支持。

大会还通过了有关呼吁藏人穆斯林寻求各大穆斯林国家对西藏运动的支持援助的议题；另外，第二次特别大会还决定，向支持西藏运动，关注藏人苦难的东南亚国家表达感谢。

此外，《2012年第二次特别大会》432名与会人士还通过了一项决议案，就少数藏人误解尊者政府更名一事，向达赖喇嘛尊者表达真诚歉意，代表境内外全体藏人祈愿尊者健康长寿，并决心藏人行政中央和西藏人民议会向藏人进行及时指导和说明相关情况。

流亡團體出版

境內藏人遭失蹤案例報告

【西藏之聲10月31日報道】『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出版發行了一部介紹西藏境內強制失蹤案例的報告，呼籲國際組織施壓促中共停止非法拘捕並關押藏人，緩解西藏的緊張局勢。

印北達蘭薩拉的『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於本月30日，聯合國“強迫和非自願失蹤問題工作組”第98次會議召開的前一天，在達蘭薩拉正式發行了一部名為『人間蒸發-西藏境內強迫失蹤案例』的報告，介紹了“強迫失蹤”這種侵犯人權和基本自由的惡行，在西藏境內已變得普遍常見的狀況。

『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的丹增寧傑在接受本台採訪時介紹說，（錄音）2008年境內藏人喊出“西藏獨立”的口號展開大規模示威遊行活動至今，有無數藏人遭強迫失蹤，在我們出版的這份報告中，只記錄了1000多個案例。中共在西藏各地駐派的公安和武警，一直在用強迫失蹤的手段，來脅迫和恐嚇被捕藏人和他們的家屬，以為這樣會讓被捕藏人的身份姓名從人間蒸發，從而達到掩蓋中共罪行的目的。但是我們就是要通過努力調查並公佈每一個遭強迫失蹤藏人情況的方式，來戳穿中共的謊言。

丹增寧傑繼續介紹說，出版這份報告，也是希望國際社會能夠認清，雖然大家都承認強制失蹤是違反國際法律的、違反道德的惡劣行為，但是各國政府和國際團體不應該只停留在對此進行討論的層次，而是應該正視我們呈交的報告和呼籲信，在聯合國等國際組織的會議上要求中共代表就此採取行動，緩解西藏惡劣的局勢。

據瞭解，『西藏人權與民主促進中心』還在這份報告中要求中共釋放所有遭捕的不同政見人士、簽署加入《保護所有人免遭強迫失蹤國際公約》並給予藏人宗教、社會和政治等方面的權利，同時呼籲相關國際組織進入西藏和中國，調查強迫失蹤的情況，並向外界進行公佈。

簡訊

兩名流亡藏人藝術家受邀出席了在挪威舉辦的藝術表達自由國際會議，同來自世界各地的藝術家交流討論因專制等因素使藝術遭受審查的狀況。主題為《遭禁止的都是被渴望的》（暫譯All that is banned is desired）國際藝術表達自由討論會，於本月25日和26日兩天在挪威首都奧斯陸舉行。

跑馬圈水到西藏——論西藏水電大開發

王維洛 德國工程博士

藏木水電站修建在雅魯藏布江上，已對江水截流。

2010年11月12日西藏藏木水電站實現對雅魯藏布江的截流。這個消息並沒有引起中國大陸民衆的注意，但是卻引起國際媒體的極大關注。

藏木水電站是西藏的第一座大型水電站，也是在雅魯藏布江上建設的第一座大型水電站。雖然藏木水電站發電裝機容量並不大，為51萬千瓦時，但是藏木水電站的建設就正式宣佈了，在九百六十萬的土地上再也不存在一條沒有被大壩阻斷的大河流，自然河流在中國將是被翻過去的一頁。也許現在的人們還不能認識到自然河流消失給中國生態環境所帶來的不可彌補的損失，但是幾年之後，幾十年之後，中華子孫後代一定會詛咒這個毀壞生存根基的錯誤決策。

西藏水電大開發的開始

藏木水電站的截流吹響了西藏水電大開發的衝鋒號。回顧中國水電大開發的歷史，最早集中在淮河和海河流域。黃河三門峽工程的失敗是大水電發展政策錯誤的必然結果。而前期開發的淮河和海河流域則成為中國水危機最嚴重的地區。長江三峽工程的建設，是史達林式水電發展政策的重演；西部大開發則以四川紫坪鋪大壩的建設為標誌。目前在雲南、貴州、四川、陝西、甘肅、青海等地的大型水電站的建設正在如火如荼地進行之中。

伴隨水電大開發，暴力拆遷、武力鎮壓民衆反抗的事件時有發生，最著名的是2008年和2010年發生漢源瀑布溝的暴動事件。可是民衆，特別是被涉及的移民的反對，並沒有能夠阻止水電大開發的步伐。其原因很簡單，水電開發利潤太高。金橋銀路鑽石壩，這句話形象地說明了修路建橋和修水庫大壩的利潤之大和它們間的差別。當利潤達到鑽石級別時，一個以利益集團組成的國家政權當然會大力推廣這種野蠻的發展。

根據中國發改委專家的估計，在未來十到二十年內，除西藏自治區外的所有可以開發的水電資源將被開發殆盡。未來中國水電大開發的重點在西藏。

跑馬圈水西藏的計劃

中國政府已經制定了詳細的西藏水電開發規劃，計劃在西藏的雅魯藏布江及其支流河段多雄藏布、夏布曲、拉薩河、尼洋河和帕隆藏布等，跨境河流朋曲等，阿裏地區的獅泉河和象泉河，昌都地區的那曲、玉曲、紮曲等河流上建設大型水電站，總裝機容量1.4億千瓦，年發電量7250億千瓦時，其發電量相當於九個三峽大壩。另外還計劃在墨脫南建設世界上最大的水電站，規模為三峽大壩的兩倍。

近期開發西藏水電的目標是滿足當地的需要，配合進藏鐵路，開發西藏的礦產資源。遠期目標就是電力外輸，百分之九十以上的電力將滿足外地的需要。

如今華能、華電、大唐和國電四大國家電力公司外加三峽集團已經完成對西藏水電進行了勢力範圍的瓜分，跑馬圈水已是事實。在西藏自治區政府中負責水電開發的副主席一直是由漢族幹部擔當，這些人是否能代表西藏人們的自治願望和利益，一直令人懷疑。原負責西藏自治區副主席楊海濱，

曾負責西藏經濟發展包括水電開發，突然平調任國電副總經理，專門抓西藏水電開發，就是最好的實證。

如今在西藏擔任建大壩修水庫任務的主力軍是中國人民解放軍武警水電縱隊的官兵。這是一支十分特別的部隊。它由中國人民解放軍工程兵改編而成，曾擔任三峽工程 and 漢源瀑布溝等重要工程的建設。在工地上他們是建築工，當水庫移民發生反抗時，他們是立即在現場出現的武警。漢源瀑布溝暴動被迅速鎮壓下去，這支部隊起了重要作用。

西藏水電大開發對生態環境和社會的衝擊

西藏高原是中國乃至亞洲的水塔，是十幾億人生存的根本。西藏平均海拔在4000米以上，本來生態系統十分脆弱，加上最近三十多年所謂經濟發展帶來的影響，生態系統已經受到極大破壞，再加上水庫大壩帶來的衝擊，離西藏高原生態系統的崩潰已經為期不遠。不說大壩建設水庫淹沒對雅魯藏布江峽谷地區的珍稀動植物品種的破壞，也不說工程建設帶來的地質災害，就說河流梯級開發所增加的水面，將改變當地氣候條件，氣溫增加，降雨量減少等等。氣溫增加，將加快西藏高原冰川融化後退，加快西藏地區的沙化和荒漠化過程等等。水塔不保，未來何在？

發展水電事業能促進當地經濟發展，提高人民的收入，這是一個重復了幾十年的謊話。埃及總統納賽爾說，阿斯旺大壩的建設將把埃及人民帶入天堂。可是埃及人民依然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中國領導人說，三峽工程的建設將大大改善人民的生活。可是三峽工程一百多萬移民如今無工做，無地種，無出路。從1949年到如今，中國建設了八萬多座水庫大壩，製造了起碼兩千萬貧困人口，卻拿不出一個致富的正面樣板工程。

西藏水電大開發將帶來的國際衝突

與長江、黃河、淮河、海河的水電開發不同，西藏水電大開發所涉及的河流是國際河流。長江三峽工程的建設，改變了長江的自然水流，特別是下泄量減少，下游省市的吵鬧，那都是國內的事情，中央政府還有能力擺平。國際河流的糾紛，問題複雜，特別是亞洲國家在管理國際河流上沒有簽訂任何條約。西藏水電大開發，自然會引起下游印度等國的關注，特別是印度軍方的強烈反應。

雖然中國方面多次強調，西藏水電大開發不會減少雅魯藏布江等跨境河流的出境流量，以安撫印度方面。但是這些承諾沒有任何意義。當西藏河流都實行梯級開發後，僅僅水庫增加的蒸發量就足以極大程度上減少出境水量，更不要說出境水量在時間上的分配。北京政府應該記得在家門前的事：北京最主要的河流永定河，通過梯級開發，從每年流量20億立方米減少到目前的3億立方米。只要每座水庫的蒸發量減少百分之一的流量，就無法保證出境水量不會大幅度地減少。

無論是中國人還是印度人，都不希望西藏的水電大開發再帶來一場五十年前發生過的戰爭。那場戰爭的結果是中國失去對約十萬平方公里土地的實際控制。



『第二次特別大會』在印北達薩召開



頓珠旺青榮獲：第五屆“推動中國進步獎”特別獎